

文藝叢刻甲集

梨園佳話

商務印書館出版

915
115.7
2

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份 股 商 華 全 完 商
書 奇 之 二 無 一 唯

德菱女士原著
冷貽先同譯

清宮二年記

此書為前清駐法公使裕庚君之女公子德

菱女士所撰。記清室宮闈事甚詳。蓋女士入宮侍

慈禧太后二年。極為慈禧所寵愛。故凡慈禧性情之乖

僻政見之卑陋以及私蓄之美富游嬉之荒

縱言之歷歷如繪。原書本為英文。經冷貽先君用京語

譯出。尤饒趣味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敘

江南花落龜年不逢水調歌沉宵娘何在自來歌舞足繫懷思有由然矣而況
隔江商女已成亡國之音舊日梨園全是白頭之客撫時感事情有難忘憶昔
夜月寒潭午涼燕市或塵裝甫卸便趨肆以徵歌或矮屋未離已呼朋以訂約
時則昇平絲竹盡是中聲欬唾珠璣人皆供奉一商一羽祇疑天上之歌宜詠
宜觴已極人生之樂那知霓裳易破鞀鼓偏來戎馬荒涼琵琶轉滋感涕室家
粗定團圓疑是終場雖有佳音無心屬耳然而伯牙既往流水猶聞相如不遭
求凰自在閒庭搔首舊好櫻心每思崔九堂前三郎牆外略知節拍難付渾忘
韶偶思齊味眞勝肉歌雖出楚冠不宜南聊遣毛錐藉存往事人間難得地必
屬冠蓋之京華新進無聞人必屬元和之耆舊略陳節奏少辨宮商姓名類樂
府侍兒譜錄非詩詞聲調斷爲一代亦史家考樂之專書留贈後人續唐世教
坊之新記

例

一 是書雖不賢識小。然所紀爲專門之事。與爲人立傳不同。故生存人亦錄。
一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各埠名伶。後先輩出。然自來宴樂之事。以首善爲良。故是書專以京師爲限。

一 斷代爲書。蘭臺創始。是書適逢鼎革。故以前清人爲斷。後出有名。概不甄錄。
一 後進之樂。皮黃大宗。弋調秦腔。附庸小國。是書專叙徽調。餘歸附載。
一 戲中詞句。辭不雅馴。是書爲紀專門。不能循薦紳難言之例。唐人小說。擲俗。擲諺。先得我心。

一 書中註語作「」。戲名作「」。人名旁作「」。地名旁作「」。專門名詞作「」。戲中詞句作「」。以清眉目。

一 天寶當年。事由追想。擇其大雅。舉一反三。事非學案。世表所同。無取完備。掛漏不免。識者諒之。

一巴下之音。形諸筆墨。塗澤適形其醜。取足達意而已。詞之不文。亦奚足病。至於稱名。稱字。稱乳名。稱別號。遊戲三昧。無例可言。如以史法繩之。敢告不敏。

故



故

梨園佳話目錄

第一章 總論

戲爲美術

戲有四德

戲爲專門之科學

發源最早種類最多

今劇之始

明清時戲劇之盛

弋腔爲崑曲皮黃之過渡

徽調之興

京師最講皮黃聲調

科班各項名色

唱工向無專書記載其要有五

嗓爲唱工之第一步

梨園練嗓養嗓治嗓之法

調爲唱工之第二步

腔爲唱工之第三步

板爲唱工之第四步

字爲唱工之第五步

唱皮黃須講雙聲字



做工之難

戲必有技

武劇之難

樂工漸無高手

第二章 諸劇精華

生日等稱名之義

老生唱法

文昭關爲生唱最難之劇

讓城都戰太平二劇

寄子硃砂痣觀畫洪羊洞四劇

空城計

天水關

掛玉帶上天台

斬黃袍

轅門斬子

李陵碑

洪羊洞

賣馬捉放二劇

蕭恩打漁

打棍出箱

五加坡汾河灣二劇

魚藏劍

二進宮三娘教子秋胡戲妻三劇

定軍山龍虎鬪二劇

斷臂說書盜宗卷天雷報三劇

老旦唱弔龜行路哭靈等劇

陸殿滑油山二劇

趙州橋

花面唱打龍袍鋼美案
探險山雙包案等劇

黑風怕

御菓園

小旦唱二進宮桑園會
字雷瘋落花園等劇

祭江彩樓配二劇

小生唱孝感天北門
樓觀門射戟等劇

武劇謔劇穢劇

全本戲

應時戲

第三章 羣伶概略

蘇班之葛四楊三

徽班世家

程長庚為戲中山斗

張二奎

于三勝

龔臺子

汪桂芬

譚鑫培

梅雨田陳彥衡

孫菊仙

王玉田

許蔭堂

榮長盛

劉鴻聲

張玉廷

王鳳卿

高老旦姜老旦

龔雲圃

謝寶琨

程文啓

慶四

錢寶峯

黃三

何桂山

金秀山

李牧子

喜祿小福

于紫雲

侯廉

陳德麟

順齡

王瑤卿

梅蘭芳

吳彩霞

陸小香

王桂官

朱素雲

德俊如

劉趕三

羅百歲

麻德子

王拴子

趙仙舫

胖巧鈴

楊桂雲子小朶幼朶孫小小朶

田桂鳳

一汪水

五九

姚佩秋

王蕙芳

楊月樓

俞菊笙子振庭

張八十 張長保

尙和玉

草上飛 張黑

四十 余莊

兩陣風

九陣風

副末雜外無名脚可傳

第四章 餘論

戲之佳處

戲之劣處

排場

情節

詞句

字音

行頭

切末

規矩

金鼓

管絃

前場

後臺

教戲 科班

說戲

扮戲

反串

戲包袱

戲提調

票友

女伶

新戲

士大夫主持風雅者

像姑

秦腔

改良方法

梨園佳話

第一章 總論

戲爲美術

戲之爲道小道也。然而其事精其法密其趣永其格嚴非生質美不能爲非學力深不能至非臨場多不能熟非揣摩細不能工衢巷之童夜行道歌亦一二竊似求其深至雖善才數百優人數千引吭發聲能無忤者已寡矣況其善者乎能越於衆者已寡矣況其名於世者乎是故積數十年中無地不有戲無人不知戲而真能以善歌名者殆如鳳毛麟角二三人焉而已難能可貴至此欲不謂之美術得乎。

戲有四德

中國戲劇發源最早種類最多積久流傳雜揉融蓄遂成爲今劇之一種事雖平庸俚鄙爲通人大雅所不道而其中自有法門自多意趣求以數言賅括大旨有

倉卒不可遽得者不得已假借名詞以爲規定。惟德容言工四字其庶幾乎德者。何言其體則品格是也。古樂有雅俗貞淫之別。今劇爲古樂之餘派。其中亦有雅有俗。有貞有淫。善鑒別者聞聲知義。必先惟品格之是求。譬如諸調中在昔則「崑曲」爲雅。今劇近俗。在今則「京調」近雅。「秦腔」爲俗。每況愈下有足以徵風俗之日非者。貞淫之別分於戲文演劇。少年所趨。老成每擯而不視。熱心社會者倡言禁革。卒以積重難返。伶人嗜利未肯全裁。談戲劇之精華。當先致意於此。必品格定而後價值有真也。言其用則觀感是也。忠孝大義。人心本有。惟以無所感而發。書史文義深遠。中人以下罔可借力。惟聽書觀劇。至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情至逼真。處往往座客千人。聲息並靜。口吁目視。泣數行下。明知爲假。而性情之感。有發於不自禁者。西人謂有左右社會之能力。爲補助教育之一端。其爲用大矣。哉。果有人焉。起而就今之劇中。改訂其情文。調理其音節。其收效將未可量。聲音感人。易入實有非新戲但恃說白所能及者。此德之說也。容者何。「身段」

「擡步」「容止」「火色」是也。中國自古歌舞並重。今劇實兼歌舞而有之。腰肢貴柔。身首貴直。是爲「身段」。舉足平胸到場。合節是爲「擡步」。喜怒在目。視動中規。是爲「容止」。懼時驟。青怒時立。赤是爲「火色」。數者僅其大略。語其微細。則男女老幼。文武技擊。無一爲不學可能者。卽如昔時「丑脚」。色必能舞。眉必能飛。面部各肉。皆栩栩可動。非能此者。不足以當選。其難可知。今則但能俚語淫詞。便可登場。湊趣非其舊矣。此容之說也。「說白」「科譚」。詞或有定。或無定。專視其人之喉舌良否。以爲優劣。其能者。片言可動座人之聽。不能者。弄巧適貽成拙之譏。「花面」「報名」「鬚生」「道引」。更爲無調中之難調。急徐高下有自然之節奏。在焉。此言之說也。至於工則唱工做工。種種皆是戲之優劣。全視乎工之精拙。此更不待言而可解。亦非詳言不足以盡其解者也。容後論之。知乎此。則今劇固有四德闕一焉。而不可豈率爾可能者乎。故吾尊之曰美術重之曰戲學也。

戲爲專門之科學

或問戲有學乎。曰有學。且爲專門之科學。何以知其然乎。曰學之爲言效也。凡事前創後。賡積數十世數千百人心思耳目所推闡裁成者。皆謂之學。何獨疑於戲。且聞西哲之言曰。凡合數種科學以成爲一學科者。皆謂之專門之學。若戲則喜怒哀樂心理學也。擡步技擊體育學也。化裝扮演審美學也。腔調節奏音樂學也。時代人物歷史學也。以言君臣政事則通乎國家學。以言父子夫婦則通乎家政學。以言朋友交際則通乎社會學。凡斯種種非合數種科學以成爲一學科乎。是故童年就習謂之「科班」。劇本流傳謂之「科白」。科之一字實有當之無愧者。得一佳唱從前貴與科名等。今且精與科學抗矣。此摹彼仿。月盛日增。有自少至老數十年積精研求而卒不能出奇異衆者。謂非專門之學。吾不信也。

發源最早種類最多

何以言發源最早種類最多也。古者中天擊壤。三代風謠。是爲俗樂歌唱之濫觴。

老萊戲彩。優孟衣冠。是爲「化裝」。「扮演」之濫觴。侏儒諧弄。方朔滑稽。是爲「說白」。「科譚」之濫觴。有虞韶樂百獸率舞。說者謂獸皆舞具。西京百戲。大獸陸梁。是爲「切末」。戲中假物皆曰切末。京人曰切馬子。「布景」之濫觴。自漢以前。劇中各種門目。皆備。特各爲一事。未經融合耳。一爲揭出。可以知其來源。此所以謂發源最早也。古者吳歙。楚些。趙舞。齊歌。地限方隅。各爲風氣。今者「崑腔」之外。復有「弋調」。「皮黃」之外。復有「秦腔」。他如「漢調」。「廣調」。「嘎嘎戲」。「哈哈腔」。「柳子調」。「灤州影」。「河南謳」。「章邱唉」。皆確爲戲劇而非時調。小曲所同者。其種類之繁。不勝縷指。特最通行者。惟皮黃。崑陝四調而已。此所以謂種類最多也。

今劇之始

六朝以還。歡舞日盛。然與今劇爲不類。自唐有梨園之設。開元間。分太常俗樂。以左右教坊。典之。乃爲今劇之鼻祖。伶人祀先明皇。是稱固其宜也。惟唐人以絕句。

入歌朝有佳作夕被管絃昌齡畫壁旗亭黃河遠上一曲遂成千古其事簡易去今調遠甚至宋元以後曲調大興按譜填詞引聲合節乃爲今崑曲之所自出今劇由崑曲而變則謂始自宋元可也

明清時戲劇之盛

遠時梨園載記中亦或偶及然斷句單詞無可攷見今能略知梗概者自明季始矣明季南北兩都對立善曲者每集於此而一時秦淮諸妓亦能粉墨登場其著者如李香君如顧眉樓皆身價自重不輕爲人發聲視今女伶雅俗迥別其在梨園之爲人傾倒者如吳梅村集中之王郎侯朝宗集中之馬伶其人皆不僅能歌爲士大夫所引重自南都既下金陵無復歌場其最有名者皆在京師而清聖祖高宗六次南巡兩淮鹽商迎鑿演劇爭妍鬪靡亦極一時之盛今可知者如康熙時京師「內聚班」之演「長生殿」乾隆時淮商夏某家之演「桃花扇」與明季南都「燕子箋」之盛可相頡頏淮商家參養名流專門製曲如蔣苕生輩

均嘗涉足於此。故其時爲崑曲最盛時代。盛極而衰。理有不可。爽者嘉道之後。海內宴安。仕紳讌會。非音不樽。而郡邑城鄉。歲時祭賽。亦無不有劇用。日以多故。調日以下。伶人苟圖射利。但求竊似已足。充場故從。無新聲新曲出乎其間。綴白裘之集。猶乾隆時本也。道光之季。洪楊事起。蘇崑淪陷。蘇人至京者無多。京師最重「蘇班」。一時技師名伶。以南人占大多數。自南北隔絕。舊者老死。後至無人。北人度曲。究難合拍。「崑曲」於是乎衰微矣。

弋腔爲崑曲皮黃之過渡

「弋陽椰子秧腔」。俗稱「揚州椰子」。者是也。崑曲盛時。此調僅演雜劇。論者比之逸詩。變雅猶今。新劇中趣劇之類也。其調平板易學。首尾一律。無南北合套之別。轉折曼衍之繁。一笛橫吹。學一二日便可上口。雖其調亦有多種。如今劇「打櫻桃」之類。是其正宗。此外則如「探親相罵」如「寡婦上墳」亦皆其調之變。大抵以笛和者。皆是與以絃和之「四平腔」(如一黃中坐樓)及「微椰子」

（如「得意緣」中之調是就二黃之胡琴以唱秦腔似是而非故祇可謂之「徽椰子」均不類崑曲徵後伶人以此調易學易製且多屬男女風情之劇故廣製而盛傳之爲「崑曲」與「徽調」之過渡故今劇中「崑曲」已絕而此調則所在多有也。

徽調之興

「徽調」者「皮黃」是也。皮爲黃陂黃爲黃岡皆鄂地名。此調創興於此亦曰「漢調」。介兩黃之間故曰「二黃」。今人求其解而不得乃於黃上加竹作爲簧字失其本矣。「漢調」流行於皖鄂之間石門桐城休寧間人變通而仿爲之謂之「徽調」。清盛時皖桐人官京師者濟濟有衆鄉音流入殆亦有年必不始於咸同之世然初僅一二雜劇自立分支後以「崑曲」式微「弋調」不足以獨立是調聆音易解高朗悅人。都人嗜者日多皖鄂又不梗於戎馬來京者衆於是代興爭鳴。「蘇班」衰而「徽班」盛拔趙幟而易漢幟矣。咸同之際京師尊重「

徽班」而其人亦皆兼善「崑曲」故「徽班」中專門名詞亦往往雜以吳語如呼減短速唱曰「馬前」呼執絢學唱曰「洋盤」之類至今劇界猶沿其稱而北地無此名詞故不能通其義益雜揉於「蘇班」之舊稱遂成爲專門之謎語云。

京師最講皮黃聲調

「皮黃」以「二黃」爲正宗「西皮」若或爲輔蓋「二黃」爲漢正調「西皮」則僅行於黃皮一縣而已其後融合爲一亦不可復分徽人至京者以多藝名出鄂人上且多變換音節之處故以「徽調」稱實則徽固無調猶北方不產茶而善於薰製故京茶轉有名也初時能者皆真徽人其後都人學之而善徽人遂無至者故近日南方轉謂之「京調」猶外人改造土貨稱爲洋貨者是也「皮黃」盛於京師故京師之調爲獨至販夫豎子短衣束髮每人圍聆劇一腔一板均能判別其是非善則喝彩以報之不善則揚聲以辱之滿座千人不約同意

或偶有顯者登樓阿其所好座間羣焉指目必致譁然故優人在京不以貴官巨富之獨譽爲榮反以短衣座客之輿論爲辱矜矜慎慎求不越矩能不顯顯於此斯謂之能故京師爲伶人之市朝亦梨園之評議會雖庚子後風已稍替而老成矩矱知者猶多若外埠之立異呈奇固多有不待終場而去者矣能使人不去者謂之「掛座」能於末齣登場而人皆耐而相待者謂之「壓胃子」「胃子」者武劇也武劇能懣人而欲以唱工加勝武劇以徵觀者之去留非有真技足以動人者不敢爾也

科班各項名色

童伶學戲人生最苦謂之「作科」三月登臺謂之「打破」六年畢業謂之「出師」鬻技求食謂之「作藝」當就傅時鷄鳴而起凌高吐納謂之「喊噪」「生」「旦」「淨」「末」各呼二字以暢其喉日必爲此喉乃得進日中歸室對本讀劇謂之「念詞」夜臥就溼特令發疥癢輒不寐期於熟記謂之「背

詞「初學調成琴師就和謂之「上絃」閉門教演師弟相效禁人竊視凡一頓笑一扭動皆按節照式爲之少有不似鞭箠立下謂之「排身段」凡此種種皆「科班」所必經其難其苦有在讀書上者故學者十人成者未必有五劇詞滿腹無所用之不得已乃甘於作配角充兵卒謂之「擋下把」否則爲人執役謂之「潤場」料量後臺謂之「看衣箱」前臺奔走謂之「拉前場」伶人至此一生已矣天下美術非盡人可能不知童而日答老而無能者國中凡幾此亦可爲窮民擇業者悲也。

唱工向無專書記載其要有五

必「唱工」「做工」「身段」「技術」全備乃成爲一完全之伶人然四者之中究以唱工爲尤難尤貴故先就唱工言之皮黃無他能事非如從前「崑曲」劇自爲調曲自爲腔必逐字揣摩能貯「南北曲」百數十套於胸中者乃稱高手此僅喉佳者便已得其大半再加研鍊制勝不難矣然雖不難而真能制勝者卒

鮮蓋以無專書無定拍學者資未必美美者又無從得師通人不爲井市不學隔絕拋棄遂至以極粗之事成爲極精之業非勒專書詳爲記叙後且將爲絕學矣故不嫌固陋以專門之學記之約計唱工其要有五

嗓爲唱工之第一步

一曰「嗓」嗓者喉也北人稱喉以嗓本書專取京師梨園爲準故不以其俗而易之嗓有上中下三等又有最下一等最下者何「左嗓」是也左嗓者絃工而喉尺乍徵而旋商轉振與調相違無論如何不能和絃入彀凡是者必不能學學亦必不能成若屬童伶但有改「武」改「貼」求以別藝見長若「唱工」則終身無望矣舍此則或上或中或下雖優劣不同要皆可學其下等者有二曰「啞嗓」一曰「假嗓」啞者痰多氣閉喉不出音竭力發聲僅及調底低唱教戲則可登場充配則難「假嗓」者能亢而不能柔能狹而不能廣唱「生」若「旦」似朗實浮雖善用亦可充場而斷難持久不變此二者品俱在下矣中等亦有

二曰「寬噪」曰「尖噪」。「寬噪」者宏廓有餘高韻不足少不經意泛濫無歸其得名者有如許蔭堂人呼之爲許大噪（卽許處）非不善唱而究不能精此有所限者也。「尖噪」者其高無上其細無倫轉捩不窮苦於難放其得名者有榮長盛唱九更天諸劇實有能人所不能者然非高引其吭平平唱演便苦乏味此亦有所限者也故二者皆中等也上等亦有二一曰「雲遮月」一曰「腦後音」二者皆丹田之氣發爲中聲（伶界謂之「膛」音言由胸出也）可高可低可狹可廣揚首一鳴則聲入霄際罄喉一控則萬斛潮來伶界中謂之「膛音」言由中而發也凡唱最工者大抵不出此二類惟「雲遮月」噪往往初唱多痰久而愈朗若「腦後音」則激而始出平唱亦復猶人二者雖長亦有所短然舍此之外別無所謂高格者其至高無可名狀者惟中聲而已矣伶界偉人無非以中聲應節善爲抗墜變化不窮昔如程長庚今如譚鑫培皆中聲也然譚近「雲遮月」程近「腦後音」大抵中聲本兼二種具此者皆無上選矣凡是者噪之說

爲唱工第一入門檻也。

梨園練嗓養嗓治嗓之法

梨園之愛護其嗓甚於美人之愛護其色。童時知識初開。爲之師者。防範甚嚴。少有不慎。一近色慾。便將「倒倉」。「倒倉」云者。謂罄所蓄而出之。猶醫家之倒倉法也。佳喉善唱。一經倒倉。便啞。甚且不能出聲。故伶界相傳。此爲大忌。至成人以後。或一啞而不復振。或久之復能發聲。此聲出則揮洒自如。無復可畏。然亦須善練善養善治。方能持久。禁絕煙酒。晨飲雞卵。此梨園「養嗓」法也。臨場大呼。面壁屢試。此梨園「練嗓」法也。小小有疾。輕則飲以香茗。重則服以「鐵笛丸」。此梨園「治嗓」法也。嗓爲伶人之資本。其珍惜有如此者。甚矣一技之長。非易易也。

調爲唱工之第二步

二曰「調」。調有二。一爲曲調之調。一爲律調之調。曲調繁多。然舍崑曲外。伶人

所共能者。不過數種。一「西皮」二「二黃」三「反調」四「平調」五「各種梆子」六「各色牌子」(如文戲飲宴時唱「舉杯慶東風」武戲結束時唱「英雄改扮下山岡」之類是也。皆有「鎖唳」或「海笛」相和。謂之「吹牌子」)雖皮黃中各分「慢板」「三眼爲準。至慢者亦云四眼」「元板」(一眼而止。西皮「二六」亦然)「快板」(無眼連拍)「搖板」(緊拍)數種。然皆規有定。別無他種。舉一可通。不似「崑曲」之牌調無限也。唱之工拙。全在於腔。若調則衆人所同。無甚奇異。可毋深論。律調者。人之喉音高下不一。各唱一宮也。大抵絲無定音。調絃者必準以竹。謂之「定絃」。所謂「正工調」「六字調」。者皆以笛中之某字爲工。則爲某調。古云十二律旋相爲宮。今人謂之「翻七調」。蓋以笛中「小工調」之五字爲工。則爲「正工調」。六字爲工。則爲「六字調」。再高則爲「乙字調」。乙字者「正工」之「乙字」。卽「小工」之「凡字」。其高極矣。故善唱者以「乙字」爲極。則從無再越而上者。尋常登臺。

能唱「正工」卽爲合格再下則亦不可兩人合唱亦定一工或高者俯就或低者仰趨不預商明必致不終場而闕蓋調之高下所差不過毫黍而能與不能迥然判別此調之說爲唱工之第二步也

腔爲唱工之第三步

三日「腔」腔者詞之餘聲任情轉折但不乖節失律頗無惡於自創新聲昔時「徽調」初興僅恃喉音爭勝如程長庚張二奎諸名宿皆不尙「花腔」自于三勝以腔名後來者踵靡增華「花腔」之多遂有層出不窮之勢譚鑫培卽第一以腔勝者也腔貴轉多然有時亦貴簡老腔貴柔順然有時亦貴陡絕出奇制勝全在相題爲文拘拘刻鵠終嫌不化況腔之急徐繁簡應以板爲節若但圖腔勝致板不牢轉不如板板平平按腔合拍返爲可貴且腔雖無定而積久相沿之後亦自有一成不易之規如「小旦」之腔不能用之「老旦」「老旦」之腔不能用之「老生」(卽鬚生單稱卽曰生無鬚者爲小生)「老生」之腔不

能用之「花臉」其間每有相似而京伶界中確謂斬釘截鐵絲毫不可牽混屬耳既久亦確知其言有當門外漢偶未及知自弄音調其爲方家所笑者衆矣此腔之說爲唱工之第三步也。

板爲唱工之第四步

四曰「板」板卽古人之拍也。其物以三木爲之上者疊二下一有棱以棱激音以清圓能合宮聲者爲上演劇時掌鼓者敲以左手爲全臺之領袖起落緩急全視乎此譬如「慢板二簧」首二句必極緩以下便催而急然到底不換板者仍「三眼」也唱工精到第一須先合板戲詞多或數十字十數字少或九字七字不等每多一字則多一眼奇偶不同而吞吐遲速之間必須預擬求合否則以腔足之少差一呼吸之頃便過一眼不合拍矣伶界謂之「走板」鼓師遇此或高擎響擊以警之或連敲遞逐以救之能者卽偶焉或違必能彌縫補救不能者一走則無不走鼓師搖首他顧臺下闕然發笑矣老宿名流隨意發腔莫不應節或

故促之使空（去聲）或故緩之使過而及至句止腔終仍復不差累黍空者謂之「閃板」過者謂之「趕板」有意作驚人之筆與詩家好押險韻者同變化神奇不可究詰如今譚鑫培輩皆頗能此殆亦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者耶此板之說爲唱工之第四步也。

字爲唱工之第五步

五曰「字」字者讀音與常語不同也皮黃出皖鄂之間讀字多以皖鄂音爲主而此中習慣又不能盡拘以方言其字有南音有北音有非南非北相沿之誤音又有非鄂非皖沿用「崑曲」之蘇音更有所謂「棗核腔」「尖團字」者皆言戲學者不可不察者也以南音論如北人讀庚青韻皆用重濁之鼻音其音與東冬等韻相近以視南人讀以輕清之舌音與侵文等韻相近者截然不同尋常語言以此辨南北無或爽者劇中讀庚青韻字無不學南人之用舌音惟花面則可用京師土語譬如英雄二字生日皆讀英_因（凡字音難以一字定者皆旁註

一字以明之。其旁註字與本字合一。卽劇中之讀法。下倣此。雄與南人無異。花面則讀英雅。雄是北人讀法。此除「花面」外。大多數用南音之證也。更鼓之更與更衣之更皆當讀如耕。惟京師讀如經。戲中遇此字則必讀北音。如「桑園會」說白中之「看衣更」(讀如今又與北音之讀如宮者有別)換「黃金臺」倒板中之「聽譙樓打四更」皆作今金等字之音。無作根耕之音者。一讀根耕之音。便謂之飄(音近僻)字。飄字者誤讀之謂也。此又用北音之證也。又如臉字必呼爲儉。此明明誤識誤用而相沿。既久牢不可改。改則犯規。此非南非北相沿誤音之證也。又如讀我如鄂(上聲)讀娘如梁。讀你如裏。本近皖鄂之音。若讀玉如約(入聲)讀坐如住。則蘇音矣。此又非皖非鄂沿用「崑曲」蘇音之證也。又有所謂「棗核腔」者。本「崑曲」之名詞。而今劇亦復用此。蓋唱中有應著意之字。必先由他一字起音。由輕而重。既落本字。復由重而輕。如棗核之兩頭尖然。例如「天水關」中「慢板二黃」一段起首一句「先帝爺」之先字初輕。

由西字讀起。次落先字。再次復轉。依字音。以去。凡三轉。而此字之音。始畢。卽「崑曲」核音之遺意也。又有所謂「尖團字」者。此例爲用。至廣爲律。至嚴。少有乖違。爲劇大忌。團音卽尋常讀法所異者。惟在尖音。例如前字必讀清奇二字合成之音。主字必讀重最二字合成之音。日字必讀入銳二字合成之音。請字必讀奇淺二字合成之音。他如修字近西書字。近需心字。近細比比皆是。大抵舌嚙等音。字皆以輕唇呼之。而亦限於其所恆用。亦不必盡然。此亦習慣法之一種。不可強以義通而欲學「皮黃」有難出其軌道者。譬如唱「舉鼎觀畫」一齣內「老徐則在祖先堂前修書信」一句。尖字甚多。除老徐則在堂五字外。下餘六字皆尖字。唱頗不易。適聽故能手如譚一輩人。必改詞以唱。乃不爲字所拘。連讀有如舌病矣。凡讀尖字。謂之「咬字」。然亦有必不應咬者。如「箭穿胸」之穿字。「把馬下」之下字。皆應以團音讀。本字一咬。尖音便又小氣。而人往往犯之。此無理之理。積久亦自可通。諸伶津津言之。矜然自詡爲學問。非知此中三昧者。往往

不肖。盡言。亦戲學之一。緊要公例也。

唱皮黃須講雙聲字

「皮簧」雖粗於「崑曲」不必字字皆合宮譜然字音有異唱法亦必不同聞之此中人云如唱「狀元譜」一齣前半「西皮」一段末句爲「有何人將二老送在荒郊」荒郊二字爲雙聲故唱時必須平列而出無所抑揚方爲合轍若改爲「有何人到墳前來把紙燒」紙燒二字一仄一平非雙聲比則紙字可重讀少頓再唱燒字並可贅以餘腔與荒郊二字唱法迥別矣又如譚鑫培唱「硃砂痣」劇中「你莫非嫌年邁難配鸞鳳」一句鸞鳳二字雙聲常人每與他句同一唱法譚則兩字用低音平出幾不成調別以「花腔」揚而合之識者推爲眞通唱理者譚亦自命己外無人若問之常伶恐多有不得其解者小道可觀此中亦自有細事確爲「崑曲」之餘派此字之說爲唱工之第五步也。

做工之難

此五者備則唱之能事畢矣。雖斷無他技，亦足以名。然爲名伶，究無善唱而不善做者。聲容並美，乃適觀聽。若論做工，益無窮。盡粗淺者，人所共識。姑置毋論。論其精深刻露，譬如唱「盜宗卷」，則人必忠直，但飾爲癡，則謬矣。唱「空城計」，氣必嫻雅，若露爲詐，則遠矣。爲「天雷報」之老父者，必由愛而激，人總不出鄉愚方爲合格。爲「白虎帳」之元帥者，必力持鎮定，懼而不失常度，乃近人情。非然者，不厭則疎，過猶不及。其中消息，可意會而難以言傳。從前出一名伶，必經數十年之揣摩閱歷，始能現身示人，惟妙惟肖，斷無率然從事以意爲之。如近日各埠伶界之惟意自是者，觀於壯悔集中之馬伶，欲扮嚴介，宜則必鬻身於權奸之門，窺探三年而後得閱薇草堂筆記中之某伶，欲充婦人，必先自忘爲男子，貞淫喜怒先擬境於心，然後登場，自合其難，其愼，概可知矣。

戲必有技

戲之難，非僅做工，尤必有技，而後能勝其任。「武技」(俗謂之把子)毋論，即以

「文戲」言之。其能事在衣裝一方面者。則如「黃鶴樓」之冠（皇叔應以首上擲冠丈許。落於拉場人手）「李陵碑」之甲（不能見解脫痕。且須合板）「瓊林宴」之履（生一出臺。便須以足擲履。以首承之。不得用手扶助。自然安置頂上方合）「烏龍院」之靴（宋江應於旦膝上左右旋其靴尖。與指相和。必相左。以速而善變其方位爲能）其能事在用物一方面者。則如「九更天」之刀（時間促而準）「戰蒲關」之劍（旦炷第三香時。生立旦後。劍自落手）「楊妃醉酒」之爵（啣而折腰）「採花趕府」之花（招手而出。近乎戲法）「虹霓關」丫嬛之盤（以兩指旋轉之。飛走而啣其杯。走定盤正。置杯甚速。皆須應節甚難）「打蓮湘」稚妓之鞭與扇（式甚多。皆非久練不能）其技皆應絃按節。炫異驚奇。非夙能者。苟易人爲之。斷不能靈敏新奇。悅人至此。雖精不必如由基之射葉。而習有類於丈人之承蜩。技藝之長。亦非倖致。兼此衆善。故戲劇始爲社會所歡迎。專美唱工。非全豹也。

武劇之難

「武劇」之難。更非常技可比。其人腰脛。必自幼練成。及長。仍日有定程。時時演習。乃能轉折合度。或凌空如落飛燕。或平地如翻車輪。或爲倒懸之行。或作旋風之舞。此猶恆見。然已非一日之功。以余所見於京師者。其人上下繩柱如猿猴。翻身軀如敗葉。一胸能勝五人。之架疊一躍可及數丈之高樓。目炫神搖。幾忘爲劇。此種柔術。殊不多觀。亦尙非劇場所必需。其必不能無者。則兩兩揮拳。雙雙舞劍。雖非技擊本。法然風雲呼吸之頃。此來彼往。無隙可乘。至極迫時。但見劍光人身。若失。爲技至此。自不能不使人顧而樂之。他如擲棍拋槍。拈鞭轉錮。人多彌靜。勢急愈舒。金鼓和鳴。百無一失。而且刀劍在手。諸式並備。全有節奏。百忙千亂之際。仍不失大將規模。非如近今「武脚」僅以多翻善躍爲能。氣粗以橫。不可嚮邇。戲之失傳者。蓋不少矣。

樂工漸無高手

戲之悅人全在音樂。「崑曲」中雜有各種「牌子」「皮黃」已稀而今之「皮黃」又非昔比不但伶人尠技卽樂工（俗謂前場）亦漸無人從前琴鼓皆有著名之師今則罕覩但非恆用之調多置不講如「回朝」劇中之應打「五馬江兒水」（牌名）「罵曹」劇中之應播全套「夜深沉」今之樂工往往苟減更代無能知其正音者江河日下卽此小道亦足見攻苦力學之乏人而安於淺近易學者比比是也劇中無可悅人之佳奏不得已乃以「紡棉花」等劇專用淫詞輪唱闐動座人此亦可爲世風深慨者也。

第二章 諸劇精華

生旦等稱名之義

戲中脚色共分「生」「旦」「淨」「末」「丑」「貼」「副」「外」「雜」九種。今人求其解而不得有謂皆反言者如「生」有鬚是老而將死故反言「生」「旦」爲婦人昏夜所用故反言「旦」「末」本用以開場故反言「末」「

淨」本大污不潔故反言「淨」「外」充院子日長在內故反言「外」「丑」皆街猾鷄鳴不起故反言「丑」此說亦自有致然非本義其本義蓋皆以人色分定其名或間標誌符號特伶人粗儉識字無多始而減筆繼而誤寫久之一種流傳遂爲專門之名詞明知其誤而不可改矣譬如「外」員外也「生」生員也「末」末將也「副」副帥也「小旦」小姐也先去女旁後又改且爲旦但圖省筆而已「丑」醜之代音字也「淨」須淨面而後纔方能着彩此符號標誌也「貼」須貼花鈿也亦符號標誌言與旦之素裝不同也「雜」雜色也九種稱名此爲確解梁茝林先生歸田瑣記中曾記其義是否同此今忘之矣

老生唱法

九種之中以唱工勝者惟「生」「外」「旦」「淨」「老旦」「小生」六種六種之中又以「生」爲最故京師每一班中必有善唱之「生」乃能成立否則雖有佳伶妙劇究嫌羣龍無首觀者相率裹足矣各脚唱法嗓音均可造作

惟「老生」須出天然故以生爲「唱工」之領袖其最有名者必在此種唱工要旨以「字正腔圓」四字爲此中人不二法門而「生」唱尤須合此四字其他小有出入尙無不可「生」之唱大抵以純用「膛音」爲貴貴平正沈着不貴巧滑離奇雖與「老旦」同宮而「老旦」可多爲曼聲「生」則無是其喉須能高能下能狹能廣如唱「西皮倒板」往往用「嘎調」「嘎調」者逼其音使極高極狹迥出絃外轉珠磋玉如天外飛泉破空而下斯真難能可貴者故每遇此必舉座若狂戲中如「戰太平」如「讓成都」多有此調非喉音佳者不敢唱也又須用「拔尖子腔」「拔尖子」者於句之中一字或末一字忽然擡高有如變徵如「探母」中「站立宮門叫小番」之番字「斷密箭」中「似狂風吹散滿天雲」之風字皆陡然高唱入雲不能不使人叫絕「花面」雖亦偶或用此而不必拘以必能若「生」則非此不足以見長故生唱爲至難至貴也

文昭關爲生唱最難之劇

「生」唱各劇中以「文昭關」爲第一難題。非燕許大手未敢輕試。猶詩家百可獻醜。猶不敢輕樂府也。此劇自程長庚後無人敢唱。大有珠玉在前。先生在上之勢。近日唱者大抵皆童伶學步。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也。此劇中「皮黃」皆有各腔。胥備尤難。在愈唱愈高。愈高愈急。聲容並迫。無可停歇。非鐵喉將不足以終其事。中間「鷄鳴犬吠」一段音近變徵。「一輪明月」一段正確宮音。凡後唱「慢板二黃」者皆以此段爲模範。譚氏之創新調事當別論。若唱此劇亦必遜謝不遑矣。

讓城都戰太平二劇

「昭關」之外自以「讓城都」「戰太平」等劇爲難。「戰太平」一齣並帶「盛靠」且須「打靶」尤非曾習武劇者不能充數。近日王鳳卿注意「城都」一劇李庫（皆京伶）注意「戰太平」一劇雖相去尙遠然譚氏之外能者蓋

無幾人「城都」爲汪桂芬佳劇故譚亦不唱欲知其音調求之王李差近而已。

寄子硃砂痣觀畫洪羊洞四劇

老生「慢板二黃」戲近日最受歡迎者爲「桑園寄子」爲「硃砂痣」爲「舉鼎觀畫」其「慢板」須聚精會神方能使聽者滿意「寄子」中「見墳墓」一段音主悲涼「硃砂痣」「借燈光」一段音主飄逸雖腔調相類而各有主音方能合拍「觀畫」中着意在「未開言」一段然此段隨問隨答頗難動人且後「那黑漢」二句垛字太多稍不措意便成沿街丐唱且「老子英雄」四句「說明了」四句均不易唱字亦難讀譚氏以「慢板二黃」見長此等劇亦不輕唱也。

空城計

「空城計」一劇自昔至今皆受歡迎於社會此劇實兼「唱」「做」兩工之長其「做工」在看地圖時似驚似懼而不露驚懼之狀與老軍談話時似悲似

壯而不見悲壯之形。此等「做工」一二巨擘外直無可論。論其「唱工」可矣。此劇最動人在「我本是」一段。人人所知。不知高手唱此。其於「想馬謖失街亭令人可恨。反教那司馬懿笑我無能。安下了空城計。我心中不穩。望先帝在空中大顯威靈」四句。必斟酌飽滿。沈浸醲郁。以出之。至「心中不穩」四字。腔緩韻低。無限感慨。至「大顯威靈」四字。精誠外越。響遏行雲。使座客聞之。直如置身武侯帳下。見其鞠躬報國深情。有不寒自肅之概。至臨城與老軍答話。處處光明正大。是爲安服軍心。不是詭言用詐。其唱深深款款。餘味曲包。雖不唱後兩大段。聽者已滿志躊躇。人人以爲得珠以去矣。況後「慢板西皮」一段。經譚氏改訂詞調。並佳歷叙。遭逢淚隨聲下。抑揚頓挫。妙合自然。能解其詞意。以意貫而唱之。更覺句句落實。字字有味。舍譚氏外。大抵皆徒仿腔調。不知此劇精處。全在武侯重託孤之寄念。白帝之恩滿腹。忠誠意在言外。唱者本此意。而以慷慨激昂之氣。唱淒涼悲壯之音。無心流露。中均成佳調。況有意動人乎。此唱之佳。直可謂無

倫比。惟內「諸葛亮怎比前輩古人」一句能手。有時唱爲先生二字亦覺真切。有味而女伶輩竟有於先生上加一老字者。且以怪腔讀之。唱之直不復成語。不如唱古人二字爲得矣。又唱工最講平仄。從無上句用平聲押脚者。有必改之。獨此劇「亮。亮。琴音」之音字確是平聲。譚唱亦並不改。初頗疑之。繼聽其仍唱本音。並不強讀爲上聲之影。去聲之映。蓋此句唱畢。卽操琴。縵此句雖爲上句。實須中斷。故以平聲押脚。暫收束之作。一小頓。此等處皆煞有思想。非率然也。俗伶平仄亂讀。全不分別。上下句有難諧處。便故轉其音。如讀人爲刃。讀你爲泥之類。多不勝舉。名伶必無是也。此下「二六」一段音佳而難唱。過緩則平。過迫則俗。頗難適中。且「來來來請請請」六字尤易取厭。近滑而「原來司馬」之馬字俗伶動作極長之音。唱成罵字更爲俚鄙。近見一女伶唱此首。搖身動怪腔百出。且時時以扇障胸。上下搖擺。借身之動止以標明其節奏。若必受臺下無限歡迎者。實則做勢拿腔。人人所惡。適成爲畫虎類犬而已矣。名伶唱此氣舒以達。全在

不。失。儒。者。氣。象。並。以。老。成。自。壯。之。概。以。示。宣。王。先。有。自。重。之。念。存。於。中。乃。不。落。輕。佻。行。徑。況。其。中。一。你。連。得。三。城。已。真。徼。倖。你。貪。而。無。厭。奪。取。西。城。一。二。句。唱。時。尤。覺。大。方。動。聽。貪。而。無。厭。四。字。平。出。重。讀。一。若。司。馬。之。來。此。必。取。敗。者。故。聞。而。退。兵。此。等。字。句。中。皆。有。精。意。惟。在。能。得。其。意。而。肖。其。口。吻。以。出。之。全。劇。之。佳。乃。歎。觀。止。矣。若。不。分。析。及。此。寧。不。負。此。佳。劇。耶。

天水關

「慢板二黃」以「天水關」一段。「先帝爺」一段。最不易討好。而此劇亦頗難唱。姜維唱「一聲令下」一段。（即姜伯約在疆場一段）近時「花面」頗能流走其音調。娓娓動人。唱諸葛者更須加乎其上方為滿足舊時「三枝將令」均唱疊板。有所謂「一百零八句」者。句繁調迫。俗不可耐。近年乞兒唱蓮花落。必重重按板。以催迫之。方家多不欲聞。近人均改唱「搖板」四句。轉覺大方。其最難處。一在姜維降漢。一下「生」在山岡側身向內喊。一「倒板」。此板必用。

嘎調」愈高愈轉愈佳。若用常腔唱之平平不出色矣。

掛玉帶上天台

〔掛玉帶〕〔上天台〕等劇皆成舊戲多年無唱之者。近歲又頗翻新。〔上天台〕已登場屢屢矣。內亦有所謂「一百單八句」者。卽「有孤王下登殿」一段是也。此段多作長句唱頗難工。內如「你道是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一句。又一「老伯母聞此言懸梁命喪他叫你孝三年改三月孝三月改三日孝三日改三時孝三時改三刻孝三刻改三分三年三月三日三時三刻三分時時刻刻輔保孤王」兩句皆過累贅。疊床架屋與〔天水關〕舊唱同病。惟能手以極慢之板極高之音隨疊隨揉唱時亦頗悅耳。然此非透過一層者不可輕試。一近蓮花落則不復成戲矣。

斬黃袍

〔斬黃袍〕一齣內多「拔尖子」腔與「戰太平」相類。惟不須「打靶」故

喉佳者均可唱也。此類佳劇甚多，不勝記錄。

轅門斬子

「轅門斬子」一齣內多「漢調」。如「揚彥精下寶帳迎接娘來見老娘不由人恭身下拜」二句。其下餘腔皆由「漢調」而變。唱佳者實足令人耳目一新。即開首初見宗保一段皆五字爲句。亦「皮黃」。罕有此劇純取變調。後來見穆桂英後亦多用尖腔。講聲調者不可不兼通之劇也。

李陵碑

淒涼悲壯莫過於「二黃」之「反調」。反調者起落均高出本宮也。純是商音。使人聞而多感。此調以「李陵碑」一齣爲最全。備他如「奇冤報」(卽烏盆計之前半)「烏盆計」「牧羊卷」雖亦同調而不如「碰碑」腔調之全。此劇編製絕佳。詞亦悲壯。頗動人烈士暮年之感。始唱「慢板二黃」一段。卽含無限淒楚。至「西北風吹得我遍體颼颼」一句。真如見令公當日年老氣衰。強自

支持情狀。凡演此劇。扮令公者。雖畏寒而不可假縮。雖悲哀而不可灰積。必老而木強。時露衰象。方爲合格。自唱「歎楊家」以後。全入反調。其高處如鶯啼鶴唳。其低處如猿嘯雕嘶。每有一揚。先有一抑。遞高遞下。字字傳情。內如「賊潘洪」三字。低平故。「在金殿」三字。高聳。「雙龍會」三字。高聳。故。「一戰敗了」四字。低平。下一句。欲激昂。上一句。必先平淡。上一句。既變調。下一句。必換腔。如「馬前英豪」一句。之英字。低矣。而豪字。尤低。「大郎兒」三字。高矣。而餘音。尤高。神化無方。不可摸捉。及唱至「一到如今困守在兩狼山內。無有糧。外無有草。盼兵不到。盼子不歸。眼看白髮蒼蒼。老殘生命在今朝」一句。直如萬壑齊鳴。百川倒海。滿腔熱血。噴薄而出。真有一字一珠。一珠一淚之概。況句如「外無草」之草字。乾頓響。讀「老殘生」之生字。含悲平讀。至哭兒之後。大放厥喉。聲徹天際。如黃河九曲直洩。尾闈雲山萬重。忽開曠宇爲唱。至此。使人神意都消。可謂極聲音之能事矣。惜近日外間劇本。不載此段。可稱畫龍忘睛。其中打雁二句云。「寶雕弓打

不。中。空。中。飛。鳥。弓。斷。弦。折。所。爲。那。條。一。那。條。二。字。朗。讀。頓。止。亦。老。橫。悲。壯。不。易。學。步。總。之。此。劇。腔。調。爲。一。老。生。一。一。反。調。一。之。總。匯。有。一。慢。板。一。有。一。元。板。一。有。一。快。板。一。無。美。不。備。奇。正。兼。收。他。劇。仿。之。瞠。乎。後。矣。且。此。劇。非。獨。以。一。唱。工。一。勝。一。做。工。一。技。藝。亦。均。難。能。不。但。碰。碑。時。之。卸。甲。丟。盔。手。腕。靈。捷。爲。貴。卽。第。二。場。持。刀。而。舞。似。力。不。勝。伶。界。謂。之。一。輦。刀。花。一。非。善。者。不。能。舉。輕。若。重。而。又。出。以。自。然。若。是。是。亦。觀。者。所。當。注。意。都。人。每。見。必。爲。喝。彩。者。也。

洪羊洞

一。洪。羊。洞。一。劇。近。亦。風。行。高。手。唱。之。卽。出。場。四。句。便。足。悅。耳。其。後。一。搖。板。一。一。適。纔。間。一。一。段。須。極。低。柔。連。唱。一。你。你。你。一。字。須。有。神。彩。所。最。難。者。仍。復。一。慢。板。一。一。自。那。日。一。一。段。其。讀。一。洪。羊。洞。一。之。洪。字。必。須。真。正。鄂。音。方。覺。入。殼。其。一。老。軍。報。他。二。人。在。洪。羊。洞。喪。命。一。一。句。平。添。兩。字。最。易。走。板。讀。時。過。急。近。偷。過。緩。又。難。合。度。必。須。重。讀。洪。字。將。羊。洞。二。字。於。尋。常。唱。餘。腔。之。地。位。輕。輕。帶。出。乃。爲。巧。唱。

不然。弄巧反拙。徒形其贅而已。

賣馬捉放二劇

「賣馬」一齣亦近日名劇。「慢板西皮」一店主東一段久已膾炙人口。其實此劇亦無甚大出色處。慢板一段亦與他劇中腔調略同。無獨異處也。以「慢板西皮」論。自以「捉放」中之「聽他言」一段爲最妙。此段情文並至。慨當以慷。「寬宏量大」四字之高放。「花隨水水不能憐花」八字之流走。唱至此均足令人忘神。且內有「反西皮」一調。悲慘尤甚。尤爲難學。至入店後唱「慢板二黃」亦是「一輪明月」一段。惟用紗麻韻。非先前韻。與「昭關」不同。能者唱此亦獨標新諦。唱「一輪」一字後。卽用韻腔遞轉而上。久之乃落歸本轍。再出輪字。其腔高響揉折。非喉佳者不能以「一」字而拖長至數拍之久。論者謂與「寬曲」中「尼姑思凡」第一折「小尼姑年方二八」之二字唱法可以並論。可謂無獨有偶矣。此劇自始至終「皮」「黃」並舉。無段不佳。靡腔不備。必

有上好「花面」扮爲曹操兩兩相配方爲不負雖淨唱無多然一種奸險陰狠之態沉鬱寬朗之音與生唱之悲婉清新相形方益成美不然陽春獨謙和者無人亦觀者之憾也。

蕭恩打漁

「蕭恩打漁」一齣亦重在「西皮慢板」一段而「父子江頭把網撒年紀衰老氣力不佳」二句亦可用「尖腔」唱之更爲動聽此劇究無多唱可毋深論因論慢板西皮並及之。

打棍出箱

「打棍出箱」一齣卽「瓊林宴」也此劇重在「做工」不在「唱工」自「問樵」起皆用「平腔」一「平腔」頗難出色故能手於「元板」一「我本是一窮儒」一段以全力注之亦遂出奇制勝中間「念卑人」一聯高唱入雲煞尾「我往日」一聯如丸走坂音節瀏亮雖僅六句而沿街效慕直無一人能近似。

之者蓋抑揚抗墜之間必先有揣摩而後用之於唱方能動聽呆呆刻鵠安能類哉此劇「做工」貴有情急而癩之態而出箱之後或走或坐忽上忽下非身柔足捷舊有磨練者不能卽「平調」之中頓挫悠揚亦成佳唱能兼此者通國恐無數人其難至矣。

五加坡汾河灣二劇

「五加坡」「汾河灣」皆以「科譚」勝俗所謂「頑笑戲」也而「唱工」亦正以諧謔故可以流走行之若「生」「旦」並佳此劇亦非常醒動「五加坡」「唱工」以「八月十五月正明」一段爲佳「生」「旦」各唱半句新奇可悅「汾河灣」「唱工」以「薛貧貴好命苦」數句爲佳「尖腔」「嘎調」隨意齊來或聳如鷹隼之摩空或放如百川之奔馬而中間滑稽百出「唱」「白」遞呈生死於呼吸之間哀樂在反掌之頃得其人而以唱以演座中千客殆無不笑逐顏開者竊謂以此等劇治人心肝鬱病必勝於逍遙丸萬萬也然

非其人則不如其已。

魚藏劍

「魚藏劍」一齣亦戲中泰斗也。其詞句之多，音調之繁，與「文昭關」大略相似。惟「文昭關」貴在響切光堅，「魚藏劍」貴在悲涼慷慨。內中「反西皮」一段與尋常「西皮搖板」類而不類。起句「子胥閱閱門楣第」此句下半一義而連用五字，斷非通人所爲。然伶人粗淺又不能知閱閱等字不知何由撰出，殊不可解。論者謂可與京師諺語光滑琉璃球作對，蓋亦五字一義也。次句爲「到如今落泊天涯有誰知」二句，「血海冤讎沉海底」四句，「好一似風吹翅毛怎能飛」以下報名二句，「伍子胥伍明府」五句，「父母冤讎不能報」以哭爹娘終末句不唱，以金鼓掩之，謂之「掃頭」。大抵「皮黃」與詩之古風相似，似必上下兩句爲一聯，或六句或八句，多或百數十句，少亦必四句，無二句爲一段者。有之則兩人互遞發聲，或出場代「引」或入場「尾聲」亦可二句爲段。

若三句五句奇而不偶。則在所必無。其有時只唱三句五句者。蓋非無下一句而金鼓已鳴。聲爲所掩。故竟不唱。捲入「掃頭」。此類亦頗不乏也。統觀此反西皮語句。均似是而非。想見「皮黃」初興時。全由粗伶自創。厥後流傳。漸廣。士大夫間。或潤色之。故惟老劇中。愈多不通之語。此段唱法。極妙。誠可謂慷慨悲歌。初創時。意在與簫聲相和。而鳴故鳴。咽咽有怨。慕泣訴之。致粗伶不達其意。但用尋常「西皮搖板」唱法。不求爲鳴。鳴然之音。失其旨矣。此劇之專諸。亦須佳「淨」。一作配。其壯烈處。令人起舞。其純孝處。令人起敬。加以「生」之佳唱。婉轉無窮。真足動人耳目者也。

二進宮三娘教子秋胡戲妻三劇

劇中費解語本多。而最難解而又通行者。爲「捉放」中上場說詩四句。其詞云。一頭戴烏紗。奉孝先。思量開國萬民安。世間好事全忠孝。德配汪洋水底天。一人以意詮之。卒不能伸其說。又從前「二進宮」劇中。有「烏進宮。溘死狗烹之

故耳」一語人亦不解。後有人思得其故。烏者鳥也。宮者弓也。宮下應有藏字。逼者兔字之訛也。實乃烏盡弓藏兔死狗烹八字。加以之故耳三字。更難解矣。後來唱者均加意添改。而仍有循舊不變。謂戲文不可輕易者甚矣。漢儒篤守師說。宜其以誤傳誤也。「二進宮」一齣。「生」一曰。「淨」並唱。實是佳劇。惟戲文過老街衢。童豎羣焉。呼叫使人厭不樂聞。與「三娘教子」「秋胡戲妻」皆三十年前最有名者。今已漸歸淘汰矣。

定軍山龍虎鬪二劇

「老生」難於唱。「盔靠戲」如「定軍山」如「龍虎鬪」皆「盔靠戲」也。非曾練腰脛者。一經披掛。必有手足無措之虞。「定軍山」唱詞絕佳。「身段」亦極靈捷。「龍虎鬪」非高喉不能唱。緣爲「鎖喇二黃」也。「鎖喇二黃」別爲一宮。不能不足以爲辱。若程若汪則皆能之。後實無能手爲之者。若最高無韻之賈星橋。轉可自鳴得意。作者因「盔靠」並及非有意趨重此類也。「定軍山

「一齣爲譚氏快心之作其老當益壯之概足以王人之神唱一戰鼓冬冬一數語時聲容並茂韻調流走然沈着痛快絕非尋常學者一派滑腔可比若「一匹馬」之馬字拖長成罵能者斷斷無是也

斷臂說書盜宗卷天雷報三劇

「老生」尤難於「說白」。「斷臂說書」一劇專以「說白」勝不可落呆詮處處官止神行下語如珠走盤如風振葉其輕妙處如孺悲擊磬其沉着處如項王拔山其纏綿如繭縛萬重其斷截如壁立千仞或於無聲中傳語或於急急時忘言聳聽刺心極掉闔縱橫之能事非具此意此舌此劇定無纖毫可取處非比「盜宗卷」。「天雷報」等戲猶可以做工勝也。「盜宗卷」一劇張蒼兩喜兩急初小喜亦小急後大急亦大喜喜時手不知舞足不知蹈急時目不辨色耳不聞聲能者傳神有化工之神妙。「天雷報」一劇全在得好「配脚」初時暮年夫婦在所居相對忍飢思子又適逢歲寒大雪其衰慘淒涼之狀始而相尤繼而

相。慰。其。情。狀。亦。足。令。人。悲。厥。後。扶。掖。出。門。欲。殺。悲。適。以。益。悲。欲。忘。子。反。愈。思。子。喃。喃。對。語。活。畫。一。幅。衰。年。望。子。圖。又。後。聞。子。掄。元。而。歸。喜。出。望。外。互。相。私。度。喜。懼。交。縈。鄰。里。相。推。居。然。封。翁。封。母。迨。青。風。亭。一。見。恨。不。喜。而。納。諸。懷。中。及。拒。而。不。親。乃。驚。疑。揣。想。初。僅。愛。子。而。忘。其。貴。至。此。始。悟。其。貴。而。仍。欲。子。之。不。得。已。乃。一。再。下。氣。始。而。跪。繼。而。叩。首。終。而。哀。哭。而。所。謂。張。繼。保。者。仍。愀。然。不。動。復。以。青。蚨。二。百。報。之。媪。知。不。可。爲。一。怒。而。絕。叟。痛。婦。憾。子。情。切。詞。迫。至。此。全。爲。變。徵。之。音。數。至。一。當。初。養。爾。十。三。載。如。今。報。我。二。百。錢。一。二。語。時。臺。下。千。人。恨。不。卽。裂。張。繼。保。而。食。其。肉。能。手。演。此。雖。僅。說。白。而。真。情。若。繪。有。令。人。作。三。日。思。者。孰。謂。舊。劇。中。不。講。情。節。耶。此。三。劇。皆。以。一。說。白。一。勝。而。說。書。之。佳。處。在。一。白。一。此。二。劇。之。佳。處。在。一。做。一。似。同。實。異。舊。劇。之。法。門。至。廣。變。化。無。方。雖。謂。之。國。粹。無。不。可。也。

老旦唱弔龜行路哭靈等劇

「老旦」與「老生」相近而腔實大殊「老旦」究係婦人雖老而喉寬不復

作鶯燕語而其音婉狹究異丈夫故不貴沉着而貴瀏亮爲「老旦」者必由此着想以行其腔乃成佳唱「老旦」名劇以「弔龜」「行路」「哭靈」三劇爲最「弔龜」以「唱工」「做工」勝「行路」以「說白」「身段」勝「哭靈」亦以「唱工」勝「弔龜」以「慢板二黃」以下數段爲中樞其能勝任愉快與否咸視乎此首一段「康氏女作草堂珠泪滾滾」八句均以平正安貼爲主以下改爲「元板」頗有「垛句」須口齒乾淨聲調爽利且「垛句」後必空一板乃不乖拍若一氣急呼往往走板腔之繁簡視乎其人均無不可然喉音必須清脆多爲曼聲最佳然矯揉造作過甚亦取人厭龔雲圃稱聖而程文啓不得爲賢者正以學龔而專得其病而又從而益之也「行路哭靈」惟以悲哀爲主行路見其長子張全後演說其幼孤時代情形「說白」極長字字入理如能口清齒白字句各還本音始徐終急侃侃鑿鑿道出卽此一場已鑿人意況其途行之衰憊遇鬼之驚懼到衙之怨憤見子之譏嘲加以「唱」「白」疊呈

徵商雜奏。宜乎悄然。四座惟聞絃板清揚。人人神爲之奪也。

陸殿滑油山二劇

「陸殿」「滑油山」亦「老旦」佳劇。嗜聆音者靡不樂此。不疲。「陸殿」不但唱佳。卽木蓮僧城外問母姓名時。鬼卒爲之轉詢。老旦扮劉青提在臺簾內以「有呀」二字相答。此二字聲極高朗。須震耳如雷。識曲者不待出場。聞此二字。卽可爲定高下。滑油一齣。亦「垛句」甚多。非氣足力充者。甚難終劇。內中「老生今年」四字。以「說白」作首句之起板。後以「五十歲」三字卒成之。雖能者不難。而由句末起唱。究非熟極而流。不易分明。融洽此劇音節。亦勝均。纍纍貫珠。洋洋盈耳之佳什也。

趙州橋

「趙州橋」一齣。卽「打龍袍」也。「黑面」佳。則以「打龍袍」稱。「老旦」佳。則以「趙州橋」稱。所謂名從主人也。此劇中之「老旦」唱不甚多。視「滑

油山」等齣爲省力而回宮後乘輦而出徐唱「慢板二黃」其音調之佳亦非
高手不慊人意簾內「倒板」一句最應注耳蓋「老旦」「倒板」其「花腔」
多於「老生」轉折多端揚扝備至善唱者身猶未出而呼一倒板之後臺下已
謹聲雷動舉座靡然此固「老生」所不易得者其第二句詞爲「殿角下又來
了我要飯之人」詞新而警煞尾又作「小旦」之「迴環腔」亦皆足以動人
處故唱「生」少欠尺寸者多改「老旦」然亦非善於換氣用氣不能勝此長
句長腔也

花面唱打龍袍劍美案探陰山雙包案等劇

「花面」「唱工」以「黑頭」爲上京中所謂「黑頭」者卽「黑淨」是也
「黑頭」各劇又以扮包孝肅爲正宗故「打龍袍」「劍美案」「探陰山」
「雙包案」等劇皆表表者「龍袍」唱工平平「美案」以「慢板西皮」一
段爲筋節而善唱者卽各段「搖板」中亦能見長「黑頭」之唱與生迥別又

多用京音。京語以「鼻音」爲貴。以俏拔爲主。如此劇中舍報名「包拯」之拯字外「鼻音」不甚經用而俏拔處則時時有之。如「漫說當朝駙馬到。就是鳳子龍孫也不饒。」其「鳳子龍孫」四字故意緩茹低揉。至「也不饒」三字傾喉一放。實令人忍俊不禁。卽前一段「狀子壓在我的公堂上」一句後五字用京語一滑而出。勢亦俏甚。況「說白」中與陳世美紛爭時有一跑了。王朝跑不了。老包」一語。老包之包字。其喉佳者。往往響如裂竹。洪若鳴鐘。一字之佳。千人傾倒。謂非美術而何。

黑風怕

「黑風怕」一齣「黑頭」正劇而變調。過於滑利。難於見長。善唱者於開始「正板西皮」加意鏗鏘。已見能事。其下惟於流走處見響切於收煞處放寬。洪而至關之時。唱「老爺來在牧虎關」一折。至至後「不叫兒看兒要看。不叫兒觀兒要觀。花拉拉打開大家看」三句。一氣遞滾而下。開字小頓。打字重讀。作京音。

以出之。其唱亦俏俊可悅。是全在人之善變。無一唱不可令佳。猶文家是處皆天然文字也。

御菓園

「御菓園」一劇。「慢快板」均備。字正腔圓。貴平貴穩。且劇長詞冗。非真具佳。噪者不能爲。亦黑頭耍劇也。

小旦唱二進宮桑園會宇宙瘋落花園等劇

「小旦」之唱。全貴能柔。必委婉旖旎。動人斯成。佳構近人。但以狹喉高音自命。不知過高則不潤。過狹則不圓。其往日稱名者。大抵足副玉潤珠圓四字。此四字。真「旦」唱之鐵板註脚矣。「旦」唱亦社會所重。故有獨脚之戲。其調「皮黃反正」皆備。「正板」如「二進宮」。「桑園會」。「反調」如「宇宙瘋」。「落花園」轉折悠揚亦耳。有同聽。惟「旦」唱多字爲聲。掩不易審。知其詞。其講求深者。雖故作雌音而讀字。仍真真切切。毫不含混。大抵腔不宜硬。硬則難圓。字

不宜乾乾則難潤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祭江彩樓配二劇

試「旦」唱佳否以「祭江」前四句證之可定蓋此四句已無腔不備矣其詞云「曾記當年來此境浪打鴛鴦兩離分從今後不照菱花鏡清風一線未亡人」四語詞亦未盡可解而音調極爲高爽且字字響亮花腔極多唱此而工則無不工之劇矣他如「彩樓」一劇亦「旦」正劇其深深款款足見闡閣深情能者孔多精者絕少蓋圓潤二字正未易躋及也。

小生唱孝感天北門樓轅門射戟等劇

「小生」與旦唱無別惟「說白」雜以寬喉與「旦」合唱「孝感天」一劇反正調備板以極慢爲佳從前「小生」有專門近多以「旦」充數其必爲「小生」而後能唱者如「北門樓」如「轅門射戟」皆絕佳之音調「北門樓」中亦有「反兩皮」一段卽「我一見貂蟬女心頭起火」一段也唱佳者此

段音節有不可思議之美麗鏗鏘頓挫直有如敲金戛玉之脆而清然此調甚難或一走作其音如吹脣如鳴哨又或未嫻節奏鹵莽爲之均足使病痺失之遠矣

武劇諺劇穢劇

「皮黃」舍「生」「旦」「淨」「小生」「五脚外」惟「外」多唱而今人「外」卽以「生」充故無專充「外脚」者可毋論也六者之外皆不重唱如「副」與「武生」皆「武劇」「貼」與「丑」多「諺劇」「穢劇」(卽「頑笑戲」)三者亦社會所不能無而過於誨盜誨淫者究宜革而不宜沿故概擯之而勿道論其稍稍近理者「武劇」以有「武生」爲主以有情節者爲貴如「惡虎村」「落馬湖」「盜御馬」皆以「說白」勝不專專於互相厮打也其最難者以「挑華車」「長坂坡」二劇爲最吃力場面太繁身段太多「說白」「牌唱」「干戈揮舞」一人精力有限往往一齣未終已汗下如雨矣此外如「獅子樓」如「三打店」皆人數無多情文並至亦「武劇」中暇逸之品而技術仍不埋沒

看「武劇」者以上各齣可歎觀止。近日最應時者莫如「拿高登」、「金錢豹」二劇。皆以「武生」扮「花面」亦尙有技可觀。餘如「蜈蚣廟」、「四杰村」等等一味亂戰殊乏味矣。「趣劇」以「丑」爲主以「活口」爲貴（見景生情隨機應變謂之活口）往時著者如「連升三級」最爲「丑脚」難題。每遇科舉之年各班必演此劇場後題出以用趣語解釋三題聯爲一氣最爲悅聽。其強爲穿插處直有匪夷所思者不得謂梨園中無萬才也。他如「拾金」、「捉夫」等亦皆「丑脚」專劇與「貼」配者則頑笑戲穢劇多矣。「穢劇」以「貼」爲主以不傷淫爲貴。內分四種：一專尙情致，一專尙淫凶，一以「口白」見長，一以「身段」取勝。甲種如「圍房樂」、「得意緣」此尙不涉淫穢者。次則「賣胭脂」、「拾玉鐲」斯近蕩矣。乙種如「殺皮」、「十二紅」、「雙釘計」、「南通州」皆淫凶不可嚮邇在所宜禁。丙種如「坐樓」、「翠屏山」、「關山」、「查關」等劇皆以「說白」取勝。此種品格略高稍加改良固可人意者也。

丁種如「馬上緣」「小上墳」皆看身段步法在頑笑戲中別爲一類此亦無傷大雅者惟馬上緣之臉兒相假小上墳之其欲逐逐亦宜略留分寸爲宜耳

全本戲

「全本戲」專講情節「唱工」不貴惟能手亦必有以見長從前舊戲存者無多近歲新排者如「雁門關」如「五彩輿」皆累日而不能盡此類最爲女界所歡迎在劇中亦必不可少然以論「皮黃」則究非題中正義也

應時戲

從前都中最講「應時戲」如逢端午各園必演「雄黃陣」逢七夕各園必演「鵲橋會」此亦荆楚歲時之意猶有古風自庚子以來專講新異此等劇不演者多矣安得文人學士起而提倡俾含迷信以導實用別爲應時佳劇以便人知舊時伏臘乎是亦劇中應致意之一端也

第三章 羣伶概略

蘇班之葛四楊三

「蘇班」名伶。時代較遠。雖有傳人。事多湮沒。所猶及見者。則楊三葛四二人而已。楊葛皆蘇人。皆唱「崑丑」。二人交至密。嚮技京師。楊語葛云。君技勝我。是地皆可求食。君在京則人皆賤我矣。君能去乎。葛曰。諾。遂去之河南之山東。所至皆爲人所重。楊三亦遂以技名京師。葛暮年病盲。仍留山東不去。曰。我不負楊三也。盲後仍時演劇。每演必「尼姑下山」一劇。神彩飛動。「擡步」一整齊。背負一人。其行如駛。見者不知其盲。蓋其精熟既久。尺寸在心也。論者多其重交游。不輕然諾。故乏則挽之演劇。爭厚餽之。楊三在京亦時與通問訊。兩家往來如姻婭。葛子文玉。小名虎子。亦能「崑曲」。扮「武生」。身段絕佳。惜喉閉不能發音。然已矯矯於世人。謂葛四醇厚。宜有子云。

徽班世家

「蘇班」徽後。「徽班」乃錚錚於時。班中上流。大抵徽人居十之七。鄂人間有。

不及徽人之多也。其初至京，皆操土語。長子孫後，變而爲京音。與京師土人無異。伶界最重世家。徽鄂人後裔流寓在京者，大抵均世其業，稱爲世家。諸家姻婭相連，所居不外五道廟一帶。士大夫好言戲學者，往往涉足其間。於其家族支派，知之極審。某人之後，爲某某人之先，爲某某與某有連，某與某有隙，詳詳密密，如數掌上螺紋。惜無爲製表譜者，亦可見京師嗜戲之深矣。

程長庚爲戲中山斗

「徽班」遠祖，今亦無聞。其最見稱於人，爲此中聖賢山斗。至今流風未沫者，厥爲程長庚一人。在京師戲界中，言長庚猶文家有韓歐，詩家有李杜，人人視爲標準。無纖毫異議者也。長庚徽人，以善「皮黃」名於京師。主「三慶」班。班人呼主者爲「老班」。（上聲）長庚名德才藝，並時無兩，足以服人。故無論何班中人，皆呼之爲「大老班」。京師伶界團體，設機關於岳忠武廟，謂之「精忠廟會」。凡本界中人，有公守條件，違者議罰。例以一老成掌之。長庚爲衆所仰，故掌之終

身人人呼以「大老班」亦以此故其名既著士大夫雅好其劇更貴其品故亦以人之呼之者相呼從無名之者其見重於社會可謂至矣老班專唱「生」戲聲調絕高其時純用徽音「花腔」尙少老班登臺一奏響徹雲霄雖無「花腔」而充耳鑿心必人人如其意而去轉覺「花腔」拗折爲可厭其唱以「慢板二黃」爲最勝以「文昭關」一劇爲最工後人併力爲之斷不能至故此劇幾虛懸一格成爲「皮黃」中之陽春白雪程本工度「崑曲」故於「唱法」「字法」講求絕精後人視爲指南是非皆取決於此老班人最廉信每日自課甚嚴至老不倦到班時刻不差寸晷每張報將演某劇至期風雨必演日取「車資」(從前京伶無包銀之說但每日唱後取車錢而去以多寡分優劣)不過四十千而止(京師四十千卽四千也)而人固無敢越之者「三慶」遇座客偶稀老班必勇於自効日或再奏技或三奏技人知老班之三奏技也則圍恆滿至無插足地且有以倍價求立視者其悅人爲何如者居常衣履甚不講求被服如村

學。究。遇。伶。界。中。人。老。必。撫。幼。必。教。乏。資。必。周。無。歸。必。養。歸。無。資。斧。必。贖。有。過。必。殷。殷。勸。勉。重。則。訓。飭。懲。戒。雖。親。族。無。或。輕。免。也。故。人。以。是。服。老。班。之。公。唱。不。擇。人。調。可。任。爲。高。下。必。就。人。之。所。能。而。每。一。發。聲。則。與。「配。戲」者。往。往。自。忘。其。所。演。專。注。耳。以。盡。其。妙。臺。下。笑。之。不。覺。也。其。爲。技。至。此。豈。偶。然。者。人。以。是。服。老。班。之。能。其。「唱。法」今。已。不。傳。論。者。謂。與。汪。桂。芬。同。宮。而。高。響。洪。亮。過。之。且。以。味。勝。汪。唱。今。已。不。可。復。得。能。再。加。勝。直。不。知。其。妙。將。至。何。等。惜。作。者。有。生。晚。之。歎。也。其。最。得。意。之。作。如。「教。子」。「進。宮」。「藏。劍」。「戲。妻」。「羣。英。會」等。等。不。勝。紀。數。大。抵。尤。以。演。「三。國。戲」見。長。「三。國。劇」中。尤。以。扮。魯。肅。諸。葛。見。長。二。公。皆。儒。者。而。戲。中。肅。近。長。厚。老。班。均。以。意。得。之。傳。者。謂。當。「草。船。借。箭」時。並。樂。工。亦。或。停。奏。癡。聽。忘。其。所。以。固。無。論。其。他。矣。近。都。中。有。七。十。老。叟。周。子。恆。其。人。者。本。商。界。人。頗。善。學。老。班。作。者。曾。一。屬。耳。不。知。老。班。爲。何。如。周。之。唱。固。皆。純。正。中。聲。非。時。輩。所。能。及。譚。調。豈。足。論。乎。是。亦。可。以。知。老。班。矣。老。班。子。孫。賢。有。入。官。者。以。不。在。伶。界。不。

復及。

張二奎

張二奎亦徽人。善徽調。唱不大奇。而工於做。後「老生」中有所謂「奎派」者。張之支流餘裔也。張面圓而貌謹。最宜扮「清官冊」「打閻嵩」等戲。若「黃鶴樓」之劉備。若「斷臂」之王佐。若「南天門」之老院公。皆稱道在人口者。大抵其派以圓熟爲主。凡謹厚長者。一流非此莫屬。其唱亦無謬巧。不貴花腔。喉音近「乾」。故學「奎派」者。以「乾腔」爲貴。「乾腔」者。簡老無枝。枯直無潤之謂也。此派近已尠。有傳者。二十年前有劉和崑其人。或謂卽「奎派」正宗。京中張魁官劉景然亦微微近似。然而毫釐千里。究不免誤。雉爲鸞矣。

于三勝

于三勝鄂人。亦「老生」中之不祧祖也。其唱以「花腔」著名。融會徽漢之音。加以崑渝之調。抑揚轉折。推陳出新。後此諸家無能出其窠臼者。其唱以「西皮

「爲最佳。若「探母」若「藏劍」若「捉放」若「罵曹」皆並時無兩。而「二黃反調」亦由其剗製者爲多。若「李陵碑」若「牧羊圈」若「烏盆計」今日所盛傳之劇皆「于派」也。于頗知書口才甚雋。能隨地選詞。滔滔不絕。惟擇配最嚴。若與旦配。非名伶喜祿登臺。必不肯唱。寧舍「車資」不取而去。從無強而可者。故聆三勝之唱。遇合最難。其挾技而驕與今「伶界大王」有後先相映者。是不但其派同。其病亦同也。相傳一日于方唱「坐宮盜令」。本約喜祿扮公主于已出場。適喜祿以事遲至。前後場汗下如雨。三返與商易人作配。卒不可然。願久唱以待不得已。亦姑聽之。視其如何爲久。延計及「開板」唱「揚廷輝坐宮院」。一段舊詞本有「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失水魚困在沙灘。我好比中秋月烏雲遮掩。我好比東流水一去不還」四句。于隨口編唱。連唱「我好比」至七十四句之多。「後臺」使人要喜祿至。草草扮裝抱兒而待。于方合眸。緩唱其興猶未艾也。知「旦」至乃以常詞終時。歷數十分鐘。使者往返七

八里固猶未誤。此實人所難能者。座客含笑靜聽。知其有待。因愛其唱。亦姑樂聞。故不以爲厭。若易他人。勢必窘甚。後有問之者。設再延不至。將奈何。于曰。我好比以八十句爲度。若仍未至。可以說白。歷叙天波家世。雖竟日可也。又何難哉。論者服其敏識。且其增纂各詞。皆溫雅有致。原唱本止四句。自于偶增傳者。抄撮記憶。遂成定本。故今唱者。自「我好比」以下。詞句多寡不等。均溢舊本四句之外。皆于之餘韻。特惜不能全記。俾流傳耳。又傳于善談諧。能望文生訓。隨境生情。從前「臺規」最嚴。諸名宿「擡步」「身段」「場面」「說白」向無偶誤。于一日扮一君主。鑾衛出場。例有「內官」四人。執戟前導。到場分半。左右立適其人。荒莽前一隊。已分立後隊。竟誤投一方。成左三右一之勢。于出顧而怒視。以目不覺不得已。乃於「唱引」後。忽增「搖板」。一唱云「這壁兩個那壁三」（京音讀曰撤平聲在花麻韻）還須孤王把他拉。一唱畢。牽其一以右之臺。上下均愕然失笑。不可仰視。其人亦慚沮自笑。竟遁而去。「場規」本不應妄增。非「諷劇

「亦不應」打諢。惟重于之名。又樂其敏。故觀者不以爲侮。反羣焉起而譽之。此亦名伶逸事。可以傳笑者也。其子于紫雲。善唱旦。亦名震一時。後專論詳之。猶史家別有傳之例。茲不復舉。孫小小于三勝。孫女小小于紫雲。于紫霞。皆善唱。附見其父紫雲概略中。

鱸臺子

鱸臺子。不知其姓名。以別號稱。或謂卽盧姓也。京人謔爲人男寵者曰鱸子。盧色灰敗。而適姓盧。故人以鱸臺謔之。言不足爲正寵也。其人「唱工」平。正長於「做工」。演「盜宗卷」。「瓊林宴」等劇。容色神肖。「擡步」靈捷。能人之所不能。故亦有聲於伶界。光緒中年。其人尙在。然已衰老。喉涸無音。唱時僅及調底。且痰閉氣短。多爲斷續。方能終調。猶時爲巧腔。曼聲。聊以示意。都人重脾號。每見每唱。猶必以喝彩報之。實則廢竈無烟。生氣久盡矣。

汪桂芬

汪桂芬。徽人。亦伶界世家也。因其廣額。人以大頭呼之。故伶界無不知汪大頭者。名轉爲別號。所掩幼學戲無異常童。十五後。一倒倉。一閉音。不復能唱。習「胡琴」。能工。初僅爲常伶。琴師後。以音調見賞。於程長庚。乃爲長庚技手。久隨不去。凡唱。必恃琴。善和。乃益發音。且轉折間。可節力。小有偷減腔中。換氣。琴如其調。貫而注之。人不覺也。若琴與唱。左則唱者。非惟固所假力。且牽而謬焉。故伶界視琴師。猶烈士之寶愛其劍也。能久隨者。其人聲調耳熟。能詳某劇作某調。某段應某腔。得手應心。事誠兩便。大頭從長庚久。於程所能者。無不能於手。然固未嘗擬以喉程死。大頭殊無聊爲人言。長庚聲調。人謂君何不自爲。曰。我喉久閉。不能也。強試之。殊高響。遂勸其登臺。大頭自訝曰。我未冠而失音。今乃未失耶。惟初用微狹。一擡步。一本夙習。乃試唱。一老旦。一人疑長庚復生。初登臺。卽聲譽翕然。大頭乃自壯曰。唱不過爾。吾苟知者爲之久矣。至是乃肆力於唱。唱日進。喉亦日佳。雖不甚宏。而中聲自足。又甚精銳。名遂大起。伶界翹然樹一幟。從前嗜程唱者。人人言大。

頭矣。大頭唱以「弔龜」「行哭」「陸殿」等劇爲最有名。其音高調圓讀字。尤如土委地字字咬出汁漿斷非時輩所能及。唱「老旦」未久改「唱老生」。居然大老班遺響。「昭關」等劇皆規規學步可稱十得八九。餘則「讓成都」「狀元譜」等劇亦皆高唱入雲有不可一世之概。後人學之但其形似僅逼喉以出餘腔。若其一字一聲皆足以召風雲而震金石。力祛浮僞。眞力瀾漫全爲「徽調」。「正宮」者今可謂無嗣響矣。汪譚齊名實分兩派。譚調漢而汪調徽。此尙顯而易別者。其精微處譚以巧勝。汪以拙勝。譚尙用「腔」。汪尙用「調」。譚得力在韻。汪得力在音。譚如八股家項水心之心。汪如八股家章大力之力。此數者其大較而審於發聲。精於讀字。則異曲同宮也。惟汪性絕疎懶。又好漁色。矜其絕技不肯輕於發音。塵人與交頗難。肆應每至一地不久輒厭。便復他徙。財匱則唱少有餘。則日擁妓眠。足跡不復涉肆。繩以規矩炫以財帛。皆不顧也。達官貴人家有宴會。十召恆不一往。或因得罪由此遂逃。都人審知其性情。每召則假金吾。

劍手（九門提督衙門有劍手多名主捕逮人卽緹騎也）攜百金以往汪迫於勢不得已姑往苟不加意或中道而犇或臨裝而匿均恆有事人以貴其唱故亦無過窘之者其唱無絲毫假借不可偷減但一登臺便充然滿量不似譚之意息則唱怠也故人但防其逸不慮其怠晚年因惱某巨公亡之上海上海故繁華藪娼伎如雲汪樂此不疲日夜無休息不恆執其業而其喉固不衰庚子復入京師人以其老而不久於世益相傾重時妻子皆死削髮作外家裝莫往莫來居無恆所與南妓林桂生狎以故林之唱頗竊其能每至林所同游擾之唱無或推諉嘗自午至夕屢唱而不停且得意引吭尤多佳韻以視貴人之召其揮吝迴不侔矣嗜歌者知其然往往借飲於林以聆其妙後數年以醇酒婦人病瘵死「徽調」遂從此絕焉若汪之曠達不羈亦可謂戲中太白矣

譚鑫培

譚鑫培鄂人其父某唱「武老生」長於技擊而喉音狹而亢南方有鳥曰叫天

其音哀以戾。譚某唱音近之。故人呼之爲叫天。非褒詞也。龔培以父故名小叫天。初學「老生」喉敗不能任。乃改「武生」。以技名於近畿一帶。中年返京。喉復出。仍唱「老生」。由「于派」而變通之。融會之。苦心孤詣。加之以揣摩數年之間。聲譽鵲起。其唱以神韻勝。本能「崑曲」。故讀字無訛。又爲鄂人。故漢調爲近標。新穎異。巍然大家。人人襲其一二。餘音卽以善歌自命。其實譚神化於此。唱無定法。每唱初不着力。至筋節處。慢轉輕揚。或陡用尖腔。或偶一洪放。清醇流利。餘音真可繞梁。唱之最有名者。「反調」以「李陵碑」一劇爲最。「二黃」以「硃砂痣」「天水關」「洪羊洞」等劇爲最。「西皮」以「賣馬」「捉放」「空城計」等劇爲最。「做工」以「盜宗卷」「羣英會」等劇爲最。「說白」以「天雷報」「斷臂說書」等劇爲最。「遊戲」以「汾河灣」「坐樓」等劇爲最。「擡步」以「打棍出箱」爲最。「盛靠」以「定軍山」「戰太平」等劇爲最。「崑曲」以「寧武關」爲最。「別調」以「盜魂鈴」爲最。其唱

「武生」以「盜御馬」「落馬湖」「惡虎村」等劇爲最大抵色色兼能無美不備論其「唱工」全在吞吐急徐處著意故乍聞似亦平平及應變出奇人直不知爲聲何以能至於此其於舊本劇詞支離過甚者往往請通人改削字不協律復以己意定之故其戲文與常伶迥異至於連喉弄調瀟灑不羣如唱「碰碑」一正調「已佳」反調「更勝」字音清利韻調悠揚愈唱愈高遞轉遞緊揚之則九天之上抑之則九淵之下喉之任用直如意珠而且憔悴之容剛烈之氣又時時見於眉宇爲劇至此真欲觀止蔑加矣其他「皮黃」亦無不心裁獨出腔雖巧而不滑聲雖曼而不拖時而老橫時而流走如「空城計」一折「捉放」一折「洪羊洞」一折「賣馬」一折極剛健婀娜之能備純正中和之氣字字從人肺腑中流出而人顧莫知之所以然此亦所謂民無能名者乎無惑乎有「伶界大王」之號也妙在其音佳處全出自然絕無努目控喉之勢調不過「正宮」以上不以過高見長惟字字能還本音又因其宜以妙其用不可方物人

顧欲以繩尺求之不亦左乎大抵其得力全在能審字音又熟於節拍故剞製腔調靡不動人每句各爲一腔從不相復今日爲此明日又復之他老子猶龍庶幾近似論者謂其多由「漢調」而變實則全由「崑曲」而變特無迹耳其聰明加人一等故亦成一代偉人稱王稱聖固非而偉則誼無多讓嘗謂偉人傳人皆人旁之字惟優人伶人亦人旁人相近易至餘子豈易躋及各界中能如伶界之譚者殆不數數觀也作者非好爲溢美凡嗜音者聞而可知五體投地者固不止一二人已也「唱工」如此卽其他未嫻已足沒祭於社矧其一善而無不善乎論其「做工」全妙在有儒者氣象雖急言遽色而氣自舒和雖保抱攜持而體自安泰扮諸葛則有尊爲尙父之概扮伯道則有愛憐少子之容爲大臣則貌崇爲員外則神逸喜無過喜若書味盎然於中憂不過憂若禮法強繩於外種種意態難以筆墨形容蓋其平居養尊處優日與士大夫相交接宜其吐屬容止備廊廟山林兩氣而行乎其自然也論其「說白」此尤非常伶所能者其常語雖操

京音而世家鸚鵡以鄂音說白妙合天然况其吐字呈詞處處煞有斟酌不但緩急揚抑能盡其人其事之情且一味率真自然有老成典型一般氣度平平敘述味餘於言尤貴在「字還本音」爲戲界一大鐵檻字音小有違異方家擯而遠之矣論其「技術」本以「武生」見長舞劍持槍自所夙習如「翠屏山」扮石秀其刀法與衆不同蓋實有得於武士道者近以衰年不恒爲此「老生」亦不必以技擊爲能尋常見之劇中者如「碰碑」之甲「蒲關」之劍「鬧府」(卽瓊林宴)之履前已言之茲不復舉以吾所見如「法門寺」之髮(每一叩首則髮上蟲小停而倒無強項做作痕)「盜魂鈴」之趨(兩脛輪起躍而迅趨中年者追之不能及)「打棍出箱」之袖(翻轉由心)皆獨一無偶靈敏絕倫若「寧武關」擡脛折腰隨歌隨舞身段圓活動止合節更當世更無能之者矣總之譚技實精所能甚備故舉世崇之如龜龍麟鳳之不世出其平居嗜阿芙蓉最甚臨場非二人攜具輪爲料量不可每日早興必夕陽以後飲食居處奢

侈無度。有妻有妾。有子有媳。有孫。歲進不爲不多。而恆患不足。其子數人均不肖。無能繼父業者。仲唱「旦」每與譚同演「慶頂珠」(卽蕭恩打魚)作漁家裝扮。蕭恩女以眞父子爲父。女人頗樂道之。其餘或唱「武旦」或唱「武生」。無出色者。而輕肥裘馬。類五陵豪。每出輿從相隨。酒肆茶樓間。羣焉尊以爺。稱儼然。貴游子弟矣。鑫培頗不善約束其子弟。惟日橫於一榻之上。一燈之旁。客來概不送迎。懨懨以烟病隱。而每談戲文節奏字法。吞吐則滔滔汨汨。千言不休。講至疊韻雙聲。其精處。直通乎學問。故士大夫樂與游處。而望塵弗及者。固多有其人。也。當光緒中年。鑫培實爲「春臺班」主。並爲「精忠廟會首」。人以尊長庚者。尊之。亦羣呼爲老班。而不名。是時「班規」尙嚴。每日「車資」亦不過四十千而止。惟恃春正。謙會及人家昏誕。得厚贖。以償所需。從前各班。歷轉諸園。間四日一易其地。譚雖慵憊。而四日中。少必兩至。至時雖遲。不過酉末戌初。無過晏者。其後愈延愈久。成爲慣例。往往日戲。至亥初始登座。客忍飢。電燈待熾。人人暫

墮。黑。暗。餓。鬼。道。而。終。無。一。人。不。待。而。去。者。其。見。愛。於。人。可。謂。至。矣。憶。前。清。宣。統。初。元。國。喪。遏。音。已。久。開。禁。後。譚。有。登。場。消。息。人。人。奔。走。相。告。甚。或。輾。轉。屬。其。戚。黨。預。以。期。告。爲。據。地。計。直。若。景。星。慶。雲。之。一。現。者。一。日。演。《天。雷。報》。時。已。入。夜。九。時。以。後。慷。慨。激。烈。千。人。髮。指。並。肩。累。足。園。中。直。無。容。人。行。動。之。餘。地。至。叟。觸。壁。死。後。譚。已。入。場。座。人。久。飢。俟。其。唱。畢。應。散。後。臺。逆。知。人。意。故。於。後。半。全。不。扮。演。詎。譚。指。說。時。許。人。已。入。神。視。臺。上。之。張。繼。保。如。人。人。公。敵。非。坐。視。其。伏。天。誅。憤。氣。不。能。洩。故。竟。不。去。伶。人。草。草。終。劇。乃。相。率。出。門。時。雷。雨。方。來。霑。塗。顛。躓。者。踵。趾。相。錯。早。去。刻。許。可。免。而。人。人。意。暢。神。愉。雖。牽。裳。蒙。首。扶。掖。而。行。而。口。講。指。道。者。無。非。某。場。最。佳。某。段。最。緊。咨。嗟。歎。賞。若。忘。飢。餓。天。雨。道。滑。不。顧。也。評。笑。百。出。旁。觀。疑。癡。設。非。入。人。之。深。安。克。至。此。此。亦。可。知。其。能。事。矣。前。清。宮。廷。本。有。昇。平。署。之。設。專。以。關。宦。演。鬼。神。各。劇。爲。臺。三。層。可。升。可。墜。烟。火。切。末。非。外。間。所。有。蓋。猶。唐。教。坊。梨。園。之。遺。制。也。孝。欽。后。雅。善。知。音。頗。不。樂。聞。唱。時。傳。外。伶。入。內。教。演。朔。望。爲。之。謂。之。月。戲。譚。爲。

內廷供奉之一，最受殊知，賞四品服。每入內，孝欽必使人照料之，爲備靜室，令食所癖，以充其氣。登場演唱，后憑几而聽，手爲按拍。每至佳處，則點首，嗟賞。若不自持，事畢慰勞，有加賞賚，無算。宮中演劇，向有定本，一詞一句不可減短。「場面」一「架式」一製，有特譜，爲時久暫，晷刻有定，少不如式，則答罰隨之。本爲太監專司。孝欽以耳熟，故某劇有某場，某唱應歷若干時，與刻皆瞭然於心。故伶人一傳差，「傳入內者，謂之傳差」，兢兢唯恐隕越。一日譚偶遲至，吸烟未滿，其量力不能支，略減詞句，音調孝欽怒，將笞之。譚與總管李蓮英善，爲泥首乞恩，得免笞罰。令「反串」，「扮夙所不扮之脚色者，謂之反串」。「貼」一劇，以辱之，再懇不已。乃扮「探親相罵」之村婆，科譚生新孝欽，轉怒爲喜，例賞百金，外復倍予之。其受宮廷恩眷，有如此者。王公貴人，無不嗜唱，滿人尤甚。故其視譚也，特尊親貴。少年周旋盡禮，唯恐不當其意。譚亦或以先進師友自居，增重一言得之者，如進爵一級，狂喜過望。光緒末歲，某樞相爲其太夫人壽，專車迎譚至邸，迎之二門相對。

爲。屈。一。膝。禮。款。之。別。室。陪。以。親。族。子。弟。並。設。瓊。膏。盛。宴。以。饗。之。入。夜。後。至。後。臺。扮。裝。某。貝。子。適。至。方。目。尋。未。及。譚。自。後。拍。其。肩。貝。子。怒。人。之。侮。已。將。發。聲。回。顧。譚。也。色。頓。霽。曰。固。鑫。培。耶。其。受。親。貴。隆。重。有。如。此。者。尋。常。京。朝。各。官。譚。每。卑。之。而。不。屑。與。友。惟。某。制。軍。在。詞。林。時。頗。與。友。善。後。秉。節。近。畿。適。譚。至。其。埠。鬻。技。制。軍。戚。某。觀。察。爲。之。通。殷。勤。制。軍。延。之。別。室。相。對。談。十。年。前。事。如。布。衣。交。見。者。不。知。爲。伶。人。也。其。受。貴。人。優。待。有。如。此。者。譚。好。自。作。崖。岸。與。交。頗。難。交。亦。不。久。唯。內。務。府。茶。庫。李。某。與。狎。久。而。不。衰。歲。貸。金。錢。不。可。計。數。而。李。固。不。吝。以。獲。交。偉。伶。爲。榮。常。人。昏。誕。演。劇。欲。延。譚。而。不。能。者。往。往。卑。禮。厚。幣。介。李。以。請。得。李。一。諾。譚。必。至。矣。故。李。因。譚。亦。終。歲。受。人。餽。遺。讌。飲。無。虛。日。頗。用。是。以。自。多。光。寵。交。游。此。之。謂。矣。其。受。社。會。歡。迎。有。如。此。者。坊。肆。業。淡。每。邀。譚。以。興。起。之。而。邀。顧。甚。難。禮。幣。人。情。猶。末。也。第。一。在。定。期。會。議。酬。值。約。日。限。大。抵。號。稱。四。日。者。不。過。二。三。至。而。酬。值。自。千。元。以。上。以。至。數。千。不。等。約。以。十。者。必。溢。其。三。四。或。可。終。場。且。其。妻。妾。子。孫。必。人。人。滿。欲。乃。得。成。

議傳者謂例酬須八份。八份者妻一。妾一。四子各一。孫一。又女僕某一。女僕受酬者係譚興居。無時。每日不眠而昏。不起。來日有事。必前夕家人強之入。衾。居日至時。此媪預呼之醒。方不失期。否則戀衾多夢。興起無時。而他人不敢呼。呼亦不應。故合塔尖者。必賴此媪受報。宜也。其受坊肆趨承。有如此者。譚居京久。以有癖。故不樂出門。而津滬間人想望。丰采月盼。其至園人奔走要約者。時時而有。五年前曾一至天津。津人聞聲而喜。故唱後輒笑聲。闐然蓋忍俊不禁也。譚以爲侮己。頗不樂而去。二年前曾一至上海。上海園人遣數使爲伴。途間供張甚盛。至則館以華室。饗以精烟。日餐費數十番。猶云無下箸處。前十餘日預張斗大金字大王之報帖於通衢舞臺之門。聯電燈爲字。標異其徽。稱姓名均從來所無。有初至演唱。尙致其力。及知滬人不善音節。例喝彩者闕之。平無奇者噪之意。殊不憚。因已受萬二千金。不可止。乃日情其唱。某日演「盜魂鈴」一劇。全出遊戲。故作滬音。但唱無調。之二黃以示不屑。狀樓上有不平者。揚聲辱之。曰好園人大恐。萬金非細。

事也。羣起舉揚聲者出互飽以老拳。乃涉訟訟十餘日。勝而復演。精神煥焉。由此亦不敢藐滬人矣。其受各埠殊遇有如此者。大抵譚性本驕而人之譽而敬之者。久故愈蹇與人期約十八九。爽金錢多寡無鑒。時京師自臺閣以至隸卒輿臺無不知小叫天其人者。前時有內廷之役。故視一切法度類不足以撻其心。前年由滬返京。烟具被獲。其子輩揚言於外。言須主者跪門送之。還設非有外人干涉。其間則其言固已小驗矣。京師官多反不爲貴。惟優倡方外最多。名大通神者。國初如黃臙李三。乾隆時如三姑娘。嘉慶時如廣姑子。至同光時如白雲觀之高道士。合之譚伶。均布衣而出。王侯之上者也。譚亦人傑矣哉。其人貌瘦削而扮裝後精采奕奕。神在兩目。性多忌諱。有滿人風。又佞佛祀神。迷信陰陽。宜忌每年新正演劇。必諏吉日登臺。始日必演「定軍山」一劇。因他劇皆由左出場（謂之上場門）獨此劇由右出場。右爲東方。主生氣者也。戲中黃忠又着絳甲。色近紅。北人以紅爲祥。故每歲必首演此劇。亦可謂迂誕不經矣。然戲劇自佳。他人無或能及。

者以唱論程于而後一人而已昔綿駒善歌而風氣僅遍齊右今海內言唱者皆祖譚派曰大曰偉誰曰不宜

梅雨田陳彥衡

梅雨田名大鎖亦伶界世家而喉不能歌頗精於樂卽爲譚氏琴師者也初以笛名能吹「崑曲」三百餘套後「崑曲」不盛於世乃改習「胡琴」「胡琴」以手能發音者爲佳（俗謂之手音人之指肉有厚薄故音有高下琴瑟貴甲肉之音胡琴則純貴肉音）梅體肥而膚潤故發音爲天下第一又性聰聞聲輒能摹效（俗謂之耳音）深得神趣凡絲竹到手輒善無不能不工者所謂有孔能吹有絲能彈天生佳質也其於劇場各樂隨拾咸可鼓弄而尤工於「鎖喇」「胡琴」「胡琴」本無奇聲自梅弄之凡人喉所能至絃亦能至柔之令細則如蠅放之令洪則如虎連之令密則如雨斷之令散則如風呼吸通神清脆高響他琴師皆板板數調取足和音而止梅自「開板」（俗謂之過門）卽出新聲至

唱處更絲絲入扣。大抵人之喉音能密能久。絲則一響卽殺。梅鼓之尺寸加密。凡一隙均加一音節。節填滿不令有絲毫空漏。手指上下急如風輪。密如蛇足。而某音應深按使切。某音應淺撫令泛。雖繁不勝記之中。而以耳會以神通。無不入妙。入微曲盡其趣。其一二黃開板一迴不猶。人不獨倜儻舒和而煞尾處撮六七音於一輪指之中。如聯珠並流如輕環急轉緊處加密而餘處仍故放令疎戛止。徐來界限清楚。其取徑皆大方家數。又非徒以繁絃急管見長。唱調無窮。絃亦復無窮。每換句調則易其法。每弄過門則更其聲。五花八門層出不已。他人雖拾得一。二莫能窺其涯涘也。譚氏得梅爲輔。唱益省力。故相需日不可離。且梅本善崑。於讀字法講求最細。譚有不能知者。則就而詢之。顏子附驥而名益彰。蓋梅與譚可謂天生使偶者矣。梅於各種牌調類無不嫻。伶界樂工有不知者亦均就正。有道自梅死後。不但琴師無人。樂工無人。卽伶界亦失一北辰。是可慨也。後有陳君彥衡其人者。川中世家子。曾爲吏。善鼓琴。自幼往來京師。卽注意於唱。以喉短頗習。

「胡琴」以梅爲師。多傳其法。「手音」亦與梅相亞。凡唱法、讀字法、弄琴法、用力、頗勤。均駸駸得梅之衣鉢。梅死，言戲學首推陳伶界樂界均尊上之陳。亦善於指導。經其教授，無作門外唱者。譚至滬，以琴師無當，意人重值，聘陳以往，而以官吏故，尊視之。惟陳本純袴子性，驕亢與譚等常互弄性，致不能終其交。二者皆非伶而言戲學者之所不可少。故於叙譚之後，撮其要書之，以告世之談皮黃者。

孫菊仙

孫菊仙，天津人。津中呼爲老鄉親者是也。其先本爲商，以喉佳雅好唱，在津爲票友。（凡非童伶出身，先不以唱工爲業，而偶一扮演者，北人謂之票友，亦曰頑票。）南人謂之客串。）卽有聲坊肆間。入京，盡聆當時諸名家，試之以喉，罔不利。乃入「四喜」班，爲巨脚，唱壓胃子劇，與汪譚鼎足，而三各有其至處。其喉寬窄高下，任所用而皆宜。尖腔嘎調，不經意而自出，尤難在每唱煞尾，傾喉一放，如雷入地，宮殷殷不絕。自孫出後，（京師稱票友改而業唱者，曰某處某處，其實處乃

訛字。應作出。蓋有斯人一出。目無餘子之意。重之之稱也。菊仙在京師稱孫出。出字惟此人與龔出。當之無媿色。餘則出與不出等。改出爲處。信乎其宜也。一時衢巷之人。韻調一變。無不學孫調者。其調大抵寬宏處。多花腔。不甚經用以簡老痛快勝。而唱時亦自有花尖各腔。惟效之者。專就重濁短禿一方面求之。轟轟突突。如連放花礮。不成聲調矣。孫本票友。不善抬步。而軀幹魁梧。背微近。僕拱手闊步。自近大方。扮方巾鶴警員外。一流最爲閒適。得山林氣。其唱法全以喉勝。高寬均加人一等。舍尾聲闊放一落千丈。逐漸而低。橫寬有充塞宇宙之勢。爲其人獨調外。餘無新聲。而「皮」「黃」「反」「正」亦滿人意。初入班於讀字法略欠。後亦日進無疆。如演「澠池會」扮藺相如其說白「乾板垛字」此四字爲戲家緊要名詞。沈着透快。亦得未曾有。有時好作遊戲。如癸巳夏間演「硃砂痣」時。天忽雨雹。至吳相公賣子歸。倒攜雨具。孫卽以途中遇雹爲問。雹字北音讀如包孫。以南音讀之曰白闔座叫絕。是亦不獨以唱勝矣。後游滬。上身價隆重。

因以致富。遂家焉。滬上於音節講求不深。孫亦循衆專以奇險陡絕。取快人意。並以時會所趨。與滬人士久處。好演說社會新理。倡言變法。變制趨重「新戲」。一流視舊戲爲腐人望。益偉。近歲年已老大。不恆作戲。或慈善義舉。始出一爲甚。勇於公誼。每子孫扶掖冠大布冠。與士大夫相往還。人皆尊之。曰孫先生。儼然富翁。不復與坊肆事。友朋或挽奏技亦樂爲之。其音猶能動金石。云惟某年曾一至京。演「碰碑」。一齣音調過簡。都人頗致不滿。蓋先生意不在戲。胸中有世界思想。欲一歸爲鄉人導常識。謀幸福。故於唱時去鬚。演說詞意懇摯。都人時猶守舊。專以唱律繩之。宜乎其格不相入矣。

王玉田

王玉田京人。亦票友。改業者也。喉音視譚少寬。精湛不逮。而學譚唱最工。且能自成一家。不規規於趨步。其唱「反正調」均不謬。大端平穩。間出精奇。非時流動。輒標異致。失尺度者。比庚子以後有名京師數年。而歿。菊仙而外。若論票友當首。

數此一人也。

許蔭堂

許蔭堂卽許處。畿東人也。喉音特寬。故號許大噪。其唱亦平穩。然寬而近泛。初尙有聲。駸駸與菊仙爭。上下後久。唱不進。浩浩瀚瀚。精彩毫無。都人漸厭惡之。出場至無一場美者。一出場卽喝彩。都人謂之迎簾好。視好多寡。卽知脚之高下。不待唱也。或老手已不能唱。而每出仍舉座譁呼。都中謂之字號好。後遂不知所終。

榮長盛

榮長盛其唱極精。高尖處神味淵永。惟喉少狹。氣少短。不能勝巨唱。若「九更天」若「慶頂珠」若「南天門」皆表表者。「身段」「說白」亦具不謬。亦上中一流也。

劉鴻聲

劉鴻聲京師閩中人。也以喉佳。能摹擬諸家唱法。人爭譽之。後遂入班。唱「黑頭」。多剗新調。爲「黑頭」界。放一異彩。聲名鼎鼎。見重一世。惟酷好酒色。兼容併包。夜無虛夕。積久體不能支。兩脛竟廢。失業貧甚。基庫李某憐之。輿至其家。爲之飲食醫藥。期年漸起。又久遂能步。後竟杖而行。未幾大健。復能登臺。惟略跛耳。李年老而慈於劉。有再生恩。劉遂父事李。初出猶止宿其家。後乃自爲室。而仍間日必往省李。李亦時時顧之。凡事大小多秉命而行。其性絕驕。怪園人不能御。惟李可以強之。每近色則李之所以防而戒之者嚴。故不至橫逸。其技之進。皆李左右之也。病起氣較弱。「淨」用力多。故改唱「生」。而「生」唱中仍時時雜以「淨」。蓋習之久。故耳。其唱響脆高。洪盈人耳鼓。以善用氣。故能延極長之聲。雖時以太過取譏於人。而音之充滿。究矯然特異於衆。其於譚調。煞有心得。惟未近化。「反調」如「李陵碑」。「正調」如「洪羊洞」。凡譚之音。所能至者。劉亦靡不能至。或反加勝。亦正以加勝。致落迹象。識者以金剛努目少之言。其好作勢。

也。其年力方壯。體又本強。徒以戕伐過甚。而痿。既痿之後。頗知戒養。故氣轉優。能勝久唱。長劇如「上天台」等齣。非喉力甚足者。不敢爲。卽其得意之「斬黃袍」亦運喉如拾芥。拈針毫。不喫力。每唱「老旦」韻調。在譚龔之間。的是能手。如「滑油山」「趙州橋」等劇。「倒板」「正板」類。能使人過望。絕無有所謂不足者。於其間。偶爲馮婦下車。再演「黑淨」。尤爲一時絕唱。他人百般效慕。非有其天質。又善揣摩。不易至也。果能從此遠色。充以絕佳之阿芙蓉。劉亦癖煙。煙能敗喉。多吸亦能充喉。蓋能助氣以發聲。故譚劉均不可離。每一場下。則肆意大吸。不可計數。再養到數年。其進步將未可量。他日繼譚而起。能張其軍。以大王見稱於伶界者。必此人也。

張玉廷

張玉廷亦京人。能摹譚調。毫釐不敢有失。故亦以「票友」入班。譚以老不登台。都中得有似譚者。卽衆心注之。故張亦薄有微名。爲社會所不惡。然其唱究無獨

到。處。喉。低。且。狹。氣。又。不。充。唱。時。踽。踽。涼。涼。殊。令。人。有。婢。學。夫。人。之。憾。其。人。亦。好。漁。色。張。安。花。市。通。情。慳。者。頗。多。天。本。不。完。加。以。戕。伐。宜。乎。其。趨。而。愈。下。也。

王鳳卿

王鳳卿亦伶界世家名旦。瑤卿弟也。喉狹初無唱名。以一時人人作譚音。汪無繼響。思詳人所略。乃就喉所短。努力學汪。始試僅在似是而非之間。而一班老宿嗜「徽調」者。以汪有嗣音。卽姑以譽汪者。譽之名。日以起聲名。旣熾。學亦益勵。汪唱本逼喉作響。首句落尾。餘韻釀於喉中。吞而茹之。兩頓始出。似作呵哈二字之音。鳳卿摩之。肖者僅此。且故轉而出。與汪之高唱持重。使聲與氣凝。不克逕達。重放乃出。此音者不同識者。聆之立辨。其誤然派。究高絕。故右之者多。及簡練以爲揣摩者。有年。唱進喉亦進。凡「搖板」「西皮」之爲上句者。皆近似矣。習之既久。音竟大通。並下句而亦似。未幾並「二黃」而亦似矣。又未幾並「反調」「回龍調」而亦似矣。「徽調」應不失傳。鳳卿竟以不並世之人心。摩力迫得大。

頭之梗概。古語云：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吾於鳳卿亦云。

高老旦姜老旦

老旦別爲一宮。非喉佳者不能爲，而佳者又不屑爲。故傑出者寡。昔時傳者爲高老旦，姜老旦等等作者，亦曾一二見。當時年少不屬意於唱，後與伶界談論，亦不及老旦之唱。（均包括於老生唱中）故不能言其詳，並其姓名亦恍惚未能確定。爲溯淵所自，姑存有是人焉而已。

龔雲圃

龔雲圃卽龔出老旦界之首屈一指者也。其喉音清婉而脆，句調軒朗。凡一吞一吐，一揚一抑，界劃極其分明，而轉側纏綿，又於分明中見融洽。讀字輕清重濁，各得其音之正。無論低呼高唱，座人卽離距較遠，而聲如蟬噪風送，徐來舉如對坐談心，字字清朗。其「唱工」佳處尤妙在「二黃倒板」內場高唱，婉轉多端，起落升沈，綿綿不絕，聲盡一抑，又激而宕之，使高高極復低，至於挫之又挫，至斷續。

幾微之際而引喉一控絃板齊摧抽繭剝蕉弄丸轉石纍纍疊疊至歷數分鐘之久而一腔始竟其間飄揚盡致綺曼多姿使人覺應斷而復聯疑已終而又始曲盡聲音之妙雖延長拖久而韻以情勝綿邈幽遐絕無入耳不耐之病四座屏息一腔悠然此境此情雖不嗜音者當亦思之神往也其他如「弔龜」之響脆「陸殿」一行路「說白」之悲涼愷切動人「探窰」一快板「清真入耳」一老旦」中有此亦庸中佼佼鐵中錚錚者也作者於汪桂芬唱老旦時已不知未審與龔孰勝然就其唱工揣想汪以沈着爲的龔以清曼爲的取迥不同則各臻其至未可意爲軒輊也。

謝寶琨

謝寶琨亦唱老旦喉調尙佳幾幾乎將爲龔出之亞入內廷供奉孝欽聞而賞之遂膺每劇二兩之賜（內廷賞賚有等以次遞加）謝以初唱卽獲慈賚榮而自驕放意怠工唱日以退至走板失調隨之再入內廷遂被逐出此亦可爲小人易

滿者戒也。

程文啓

程文啓專學龔出而病者也。好拖長腔而無精神，貫注浮僞薄弱，自以爲奇，不解唱者聆之疑甚。新穎謂必龔之嫡傳，實則調無不矯揉而成字，無不乖謬而出。延長取厭，造作無情。「老旦」界近實，無人故程亦往來各地有噉飯所然解音者，見之輒避，實肉眼不識聖人，欲贊一詞無從下筆矣。

慶四

「花面」不必皆「黑淨」而唱工以黑淨爲大宗，故以「淨」名者必有一二「黑頭」。佳劇舊時傳者厥惟慶四，長白人也。其聲調寬朗而堅，讀字如放爆竹，聲聲震耳。當時與程于配戲如「進宮」等齣，能句句互得喝彩，其能力可知。惜作者生於同治季年，亦不及見，因其餘派目想存之，知非今專以滑調取勝者比也。

錢寶峯

錢寶峯最以「鼻音」勝者也。尤能一嘯震人（劇中謂之哇呀）直如海浪簸舟人身爲之起落者再聲巨至此疑古人嘯旨不外是矣。其唱以兼戲謔者爲最佳。正唱如「沙陀國」如「取洛陽」兼謔者如「白虎帳」（卽「斬子」）中之焦贊「大名府」中之李逵「岳家莊」中之牛皋極魏徵嫵媚之長有阿叔不癡之概而且音調洪敞味勝於歌在光緒中年年已六十以外頭童齒豁尤能發巨響以驚人「淨」以繪面爲難其花色極精極細從前師弟授受有專譜備載其式謂之「臉譜」寶峯固以續面見長者唱做並佳各藝咸備亦淨界之名家大家也。

黃三

黃三者名「淨」也。伶界呼爲錢慶黃。錢慶黃者非二人齊名如文學家稱袁趙蔣之類。錢卽寶峯慶卽慶四。蓋合錢慶二人之長以成一人。乃有是號與古稱左。

杜談天衍之類若相似也其唱極響脆之能事確有洪鐘之音扮戲善作老奸最能險狠如「捉放」中之曹操「下河東」中之歐陽方皆使人見之切齒恨不生食其肉及一發聲一作勢又不能不同聲叫絕卽問之座人亦不知此時之爲好爲惡俗謂作戲者瘋看戲者傻斯固然矣其續面亦佳尤以粉墨爲勝俗謂老奸爲粉臉黃固專善粉臉者也與明季馬伶李伶殆後先輝映其著名之戲如「四進士」如「戰宛城」與前舉「捉放」等劇皆膾炙人口唱仍老調不貴花腔而乾脆之中（唱以乾脆二字爲正則與字正腔圓四字同）復饒神韻說白清真雅正亦非時輩所能低語平敘中必有一二語一二字如陡響晨鐘令人驚愕如「雙包案」報名中之包字「捉放曹」問答中之然字雖一二字爲句腔弱氣稚者往往不能成聲黃則戛然卓然如天生獨峙奇峯鑄成生鐵決無強止不完之病而音出天際唯其短而彌銳彌堅矣光緒末年其人猶在已齒豁洩音老而氣短然每唱尤洪亮勝人其時有所謂假黃三者蓋本一無名之庸伶不知

何由忽揣得黃唱之騰響法偶扮「牧羊圈」之中軍官說白有小心侯爺的碗之碗字陡作奇響四座驚異遂由此得名人人以假黃三稱之每扮配出台便有迎簾喝彩者惟喉短不能勝正劇所演全不出中軍一途如「忠孝全」（即得勝圖亦即王政招軍）如「入侯府」皆爲人所樂道似者若此則眞者可知是亦可以徵黃之天矯不羣矣。

何桂山

何桂山即何九有鐵喉之目者也曾與長庚配戲庚亦服之其喉之高響寬洪伶界中無出其右者隨用隨至從無一時音閉或唱久稍疲者其人爲登徒一流男女性靡不篤好每日演劇畢即挾資爲狎游或與同班「旦」「貼」之流相期於南下窪（即陶然亭下曠地葦荻甚多采蘭贈芍人多會此北京之溱洧也）之蘆中以下其畫俗稱伶與伶相偶者謂之同單單者北人呼衾之謂也桂山同單多至不可紀數有財則散之無則取諸其偶人以其誠直多樂就之性又好酒

靡日不醉酒色。戕伐至甚。而喉固不失其佳。至老其好不衰。而其唱亦不衰。異材也。伶界公例。以登台最後爲最佳。以名脚自命者。非壓胄子。不肯出戲。在末者。俗稱爲「後三齣」。與此者。皆上選。其前爲「中胄子」。日中時例。應有小武劇。故謂之中胄子。中胄前後。皆中選。再前爲「頭三齣」。開台未久。客均不至。以下駟充場。借延晷刻。不但上選。斷不與此。卽中脚亦無爲之者。惟桂山不落恆蹊。性又躁急。每日興至。則入園入園。卽扮演。而出不肯耐。而有待或時已晏。而「壓胄子」不爲榮。時或早而「頭三齣」亦不爲辱。持錢而去。不知所之。其唱純取中聲。無一字一句不在至響極高之域。雖園廣數畝。樓高數仞。座客仰而靜聽。雖至遠者。亦如覲面。促膝聲。如在左右。每一放響。誠有貫耳如雷者。後輩雖千百變。其花腔而真能動人者。龍頭究非老成莫屬也。惟其唱頗難遇。合遲早。難以時定。聞名而來者。午飲稍延。及到園。而其人已去。論者引爲憾事。何本崑曲能手。後以樂工配脚。不備佳劇。多不能演。惟「鍾馗嫁妹」「五鬼鬧判」等戲。爲都人。

所篤嗜前場。隨手及各觔斗虎。戲界謂赤身朱禪專打觔斗之下把。每戲或四或八者。謂之觔斗虎。經何教演。尙流傳未絕。此兩劇皆他人所斷。不能爲何死。卽成絕調。故紳商界時時煩演。以及見爲幸。其中架式之新奇。身段之全備。他劇蔑有。扮終南進士。前匍巨胸。後縷大脊。朱袍玉帶。牙笏金花。臃腫不靈。而故作娉婷之步。內有所謂「門神架子」者。二十有四手之一。指首之一。傾或急或徐。咸有定節。唱作崑調。亦雄壯亦清新。於關西大漢唱。蘇學士大江東去。中偏時時作殘月曉風。二八女郎之態。目迷耳炫。美不勝收。崑曲之舊式遺音。今得僅見者。惟此人。此劇而已。其扮火判與鍾馗。略同。稱爲火判者。因口中時時吐燄也。吞刀吐火。實兼漢西域化人百戲之長。而旋吐旋歌。不知其蓄燄何所。終劇吐之無盡。而仍不失其爲妙音。兩用備於一官。亦奇甚矣。而且五鬼環弄場式。極多。或連繞如環之無端。或分集如鴉之隨鳳。目動則此跌。指出則彼翻。上下離奇。舒折敏捷。妙在全有節奏。全無舛誤。雖其至忙極迫。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而其好整以

暇實得臣門如市。臣心似水之能。此劇不但唱做皆難。卽前場樂工亦兢兢惟恐有失。桂山以熟極若不經意爲之。而無不節節生新。絲絲入扣。此固未可以常劇論者也。其精若此。尋常「皮黃」之唱。益不待言。其子小何桂山。不能世父之業。僅僅以中等武生餬其口。論者深惜詩禮之訓。不傳之子。爲嫁妹火判。兩劇三歎息焉。

金秀山

金秀山京師人以淨名者也。其唱善用「鼻音」。不屑屑作時調。而醇厚嚴謹。有前輩遺風。嘸調尖腔。隨用皆有。無論爲正爲配。唱或多寡。必得臺下人人護呼。以去做工。以大方勝扮。一「火燒穆哥寨」中之孟梁。一「空城計」中之司馬懿。皆譽滿人口。尋常包孝肅各劇。亦無不佳。妙惟不甚。唱牧虎關等劇。因難討好也。近日一淨一界。當推第一。唱做皆力爭上游。得味外味。卽扮一「碰碑」中之楊七郎。寥寥數言而神味淵永。其唱一「半空中」中字之高而響。一「駕陰風」風字之釀而

醇不蔓不枝自然高雅是以少許勝人多許者也子金小如唱「老生」尙平正爲名父之子能繼響甚難也

李牧子

李牧子淨界中之革命大家也自李出而「黑頭」之唱一變其唱「鼻」「正」音兼用「花腔」最多峭拔鏗鏘頗足娛耳如「天水關」中姜維一段「御菓園」中敬德一段皆燕市人人效慕者然學之不善陷爲天下輕薄子花腔過多必至無腔滑調過多轉不成調若劉永春輩皆所謂「牧派」而尙不甚離其宗其他弄姿作態俗而近俚尤詡詡然以牧派自居者不知凡幾故自李之後謂淨界無人將無不可

喜祿小福

「旦」唱有名者比比是矣其最著者咸同之間莫善於喜祿然吾不得而見未能語其所以然以所見之世論之小福自表表者其唱和婉動聽演「孝感天」

扮公叔段唱極平穩拍之緩較尋常慢板可加一二眼所謂「一板四眼」者是也此劇「反」「正」調均備以悲悽靜穆為主吾及見小福僅此一劇然覺味美於心頗自許尙有耳福也

于紫雲

于紫雲亦旦界名宿其唱聲柔脆而堅絕非後輩虛浮一派去臺遠坐字音絕清曾見唱「彩樓配」「御碑亭」「趕三關」「祭江」「別宮」「坐宮盜令」等劇皆委婉動人當世無兩晚年少近遊戲好演「雁門關」等劇其扮代戰公主與安川尹邢相關梅子含酸不獨唱工佳做工亦高無二上其最著名者爲「虹霓關」一劇效婢子裝見夫人與伯黨論婚腹誹眉語方隻手擎盤茗而出見之而怒乃啣杯而指弄其盤迅急如風官體並用喉仍作唱其唱「西皮二六一」一段至「自古常言講得好最狠狠不過婦女心腸」等句字字酸心針針見血觀者點首太息深入乎人人之心蓋非獨調佳腔佳韻佳尤切切然以情傳悠

悠。然。以。味。勝。者。也。目。中。所。見。旦。唱。斯。爲。第。一。四。十。以。後。不。恆。登。臺。因。常。奔。走。達。官。貴。人。之。門。少。能。鑑。別。古。器。遂。以。販。鬻。古。董。爲。業。頗。致。富。饒。如。楊。文。敬。如。端。忠。愍。諸。巨。公。皆。常。與。講。論。金。石。購。覓。書。畫。者。也。其。子。小。小。于。三。勝。能。繩。祖。武。年。十。三。四。卽。登。臺。演。《李。陵。碑》。等。劇。饒。有。家。傳。老。輩。見。之。謂。尙。不。失。三。勝。舊。範。女。小。紫。雲。紫。霞。皆。爲。女。伶。在。京。文。明。園。演。劇。或。扮。武。生。或。扮。花。旦。《卽。貼。之。俗。稱》。亦。聲。譽。鼎。鼎。語。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若。于。者。可。以。聽。矣。

侯廉

侯。廉。亦。旦。界。有。聲。者。其。唱。響。脆。亦。無。殊。能。當。光。緒。中。年。旦。界。尙。不。乏。人。故。侯。亦。未。甚。標。異。若。在。今。日。則。鷄。羣。之。鶴。當。馨。香。祀。之。矣。

陳德麟

陳。德。麟。卽。陳。石。頭。名。在。侯。廉。之。上。其。唱。柔。潤。而。真。大。雅。之。中。饒。嫵。媚。之。氣。大。抵。唱。旦。不。獨。以。尖。狹。作。雌。音。尤。須。意。外。傳。神。有。鶯。嬌。燕。韞。之。聲。音。方。含。情。韻。然。故。爲。婉。

嫵。又。近。蕩。矣。陳。唱。平。正。中。和。字。音。清。利。如。風。中。之。絮。斯。之。謂。圓。如。雨。後。之。琴。斯。之。謂。潤。尖。而。不。削。狹。而。不。亢。自。然。與。坤。音。相。似。妙。近。大。方。而。一。種。柔。媚。之。情。恍。惚。得。之。吭。中。絃。裏。今。其。人。尙。在。惜。已。老。不。登。臺。都。中。留。音。片。中。頗。載。其。唱。每。於。酒。後。茶。餘。花。前。月。下。試。一。鼓。弄。猶。若。相。逢。於。演。臺。羣。玉。間。也。

順齡

順。齡。且。中。之。別。派。喉。尙。寬。潤。腔。板。時。穩。時。不。穩。好。作。嬌。音。意。在。取。媚。適。成。舌。病。且。雖。處。處。學。婦。人。而。閨。閣。大。方。非。蕩。婦。比。故。擡。步。不。尙。扭。捏。順。齡。求。之。而。過。居。然。僂。腰。方。步。登。臺。如。村。塾。師。都。人。好。奇。雖。亦。見。而。笑。之。然。因。喉。佳。尙。不。以。爲。病。每。有。佳。唱。仍。起。譽。之。顧。其。人。究。病。在。有。餘。本。已。不。嫻。尺。度。又。好。自。我。作。古。愈。趨。愈。下。愈。出。愈。奇。初。時。尙。贈。好。有。人。後。則。無。過。而。問。者。庚。子。以。往。不。知。所。之。矣。

王瑤卿

王。瑤。卿。且。中。後。起。之。秀。也。幼。以。貌。勝。好。歌。郎。者。羣。起。相。譽。號。稱。狀。元。王。氏。亦。伶。界。

世家與楊小朶爲姻婭（瑤卿妻楊桂雲女小朶妹也）並時齊名然唱不甚顯後年稍長乃肆力於唱喉本佳潤得先輩指授復得士大夫獎進誘掖之乃竿頭日進直造紫雲之室而嚙德麟之羹其唱圓轉自如全得大方家數京師「旦」界遂推第一與譚鑫培配戲譚亦稱之猶三勝之與喜祿也最著者如「汾河灣」「五加坡」「白虎帳」等劇皆每唱必人溢於座者惟亦嗜鴉片至無量數好自矜貴不恆演唱其難得亦與譚等以爵秩論當居貝勒之亞（譚以尊倨人稱之爲譚貝勒言僅在親郡王下也）偶唱好演「雁門關」等劇遊戲省力然觀者以得紫雲衣鉢亦樂觀之其人至今年不過三十努力自愛猶未艾也

梅蘭芳

梅蘭芳雨田弟二鎖子也二鎖肥重扮貼戲不見許於人光緒中年以後不登臺者久矣子蘭芳幼卽有聲伶界以溫婉勝後復研究唱工遂繼瑤卿而起在京師專演「旦」劇以文秀可憐之色發寬柔嬌婉之音座客千人靡不爲之傾倒後

遊。滬。上。滬。人。尤。愛。重。之。得。其。一。影。一。腔。拳。拳。致。意。其。取。意。悅。衆。故。戲。亦。出。入。旦。貼。之。間。滬。上。至。今。言。京。伶。者。必。數。梅。氏。賈。馮。兩。黨。外。人。人。無。異。言。者。惟。梅。而。已。清。初。王。郎。以。南。人。見。重。於。北。今。梅。郎。北。人。獨。重。於。南。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殆。亦。所。謂。後。先。繼。美。者。乎。

吳彩霞

吳彩霞唱工頗穩。惟喉較拙。每行花腔。常有轉折不靈之勢。愛者爲之兢兢。惟恐有失。然工力究勝。從無走板失腔者。得先正典型。捧持不敢有失。顧曲者雖不甚重。其唱然以其傳尙正人。又溫雅可欽。故於「旦」界中亦稱上選。蓋不免以流派重云。

陸小香

小生之難。難於小旦。緣腔與「旦」等。而須雜用寬喉。又戲兼武功者多。一做工。一「科譚」。亦所在多有。故曠世得人無幾。此中巨擘。識與不識。咸推陸小香云。

小香南人爲「崑曲」小生亦善徽調其唱工已不可考聞之傳者喉音與「旦」絕不相蒙天然寬潤是雄非雌特與「老生」之過洪有別故聞而知爲「小生」與今以「旦」唱充數者迥然不類其人工力最苦「崑曲」「擡步」無日不按折遞演以爲常課又室中樹一巨鏡每晚作周瑜裝臨鏡自照凡一嘖一笑必揣摩三國演義中之意義達之於容喜怒藏奸必備一種少年英雄好勝卞急之態且常伶冠插雉尾每每掃眉盪口左右不適於用甚或動而墜地小香於雉尾用力頗勤每一低頭則其上作左右轉盤旋上矗如雙塔凌空且不露挺頸努力之狀爲人人所斷不可及後生稱道直不知致力之何從矣後縱有極力摹之者亦僅能互逐並旋欲左俱左欲右俱右絕無天東去而日西來各爲軌道如扶搖羊角之相對而舞者卽此一節可傳小香見者以爲三國周郎復出焉

王桂官

王桂官亦「崑小生」而兼善「皮黃」者其喉音絕不尖狹與小香同官「做

工」最有名於時。癡靈各極。其態著者如「四進士」如「御碑亭」少近遊戲者如「鴻鸞喜」「打姪上墳」全尙科諷者如「貪歡報」「連升三級」情致如「馬上緣」「閨房樂」「袍帶」「做工」如「羣英會」「黃鶴樓」「唱工」如「白門樓」「射戟」皆極一時之盛。尤能扮唱崑腔。如琴挑折柳等劇。更時輩所不能及。「檯步」由崑曲中來。故一舉動皆有典。有則固不徒以唱白做三者勝也。

朱素雲

朱素雲亦世家子。善摹山谷老人書。恆爲人書扇幅。木天中人。規規楷法。有所不及。故名在公卿間。本善歌。以「白門樓」「二六」一段及射戟。那一旁坐定了。一句下之。回龍調。取勝識者。推爲精到。後至滬上。歌律日弛。專攻遊戲。遂漸退化。後復返京。每唱「馬上緣」「閨房樂」等劇。油腔滑調。慊人意者稀矣。

德俊如

德俊如穆相猶子。天潢四品裔。俗所謂黃帶子也。酷好唱旦。家人不能禁。監守輒逸去。初本「頑票」稱爲德處。以不謹。故出族。革俸。銷除旗檔。後無所謀。食乃竟入班。爲優矣。其唱喉音絕佳。高響圓潤。無一不備。腔亦純熟。惟面狹長。扮婦人。不類。乃改唱「小生」。自改生後。以意出奇。唱中故爲吐茹。喉際含蓄。太過。多斷續。哽咽之音。肆意急徐。無復規律。唱遂大壞。用喉如哨。論者比之唱「灤州影」云。

劉趕三

戲中不能無「丑脚」。猶人有莊語。不能無諧謔也。「丑脚」以優孟倩爲先。聲開幕最早。在諸伶中。以此脚爲最貴。無論扮唱與否。均可任情談笑。隨意起坐。不爲格律所拘。相傳唐明皇曾爲之。清高宗亦嘗扮此。故人人尊視。異乎其儔。此脚以利口爲長。而真有學力者。究以「檯步」「技術」並優爲上。崑曲無論矣。皮黃中以能唱「羣英會」中之蔣幹。「弔金龜」中之張益。有白有唱。諧正兼行者。方爲首選。從前傳者如楊三。胖丑等均未之見。無從追論。後此之最有名者。

以劉趕三爲第一。趕三敏於口片語，能歡座人，如扮「闖山」中之周鼎、「查關」中之娑羅院，皆盡掃陳言，獨標新諦，爲貼者舌戰，少弱爲所窘者，不知凡幾矣。相傳其於崑徽，並能且好學，三勝頗有似處。作者見之時，其年已髦，猶饒有餘音。曲折盡致，居常一驢一笠，往來長安市中，人無不知劉趕三者。唱「探親相罵」，卽真以其驢上臺，驢亦熟諳臺步，不異蕭梁舞馬也。惟詈人太過，往往口給取憎。同治初，敦邸恭邸微服入園，登樓觀劇，劉適演「思志誠」一劇，扮鴛母以客至，遍召諸妓，以目斜視樓上，而信口作呼曰：「五兒六兒下來見客。」舉座知其然，閔然應之。兩邸大窘，送官懲之。中年性至木強，屢辱不改其習，肆口傷衆，受桎於巡城御史署中。溺桶旁者不知凡幾。後以獲罪，親貴頗知懊悔，口漸謹飭。每行見車，有前導者，則鞭驢避道。大反前時客氣。人或故作怒聲，喝而問之，輒下驢去。頂上盤髮，辮垂手，屈一膝作禮，恭敬而對曰：「小的劉趕三其人，乃大笑而去。如此者，屢街巷風傳。其年漸老，氣漸平，以資格才德推爲「精忠廟會首」，在龔培爲前輩。其

唱工至老不衰。若「審李七」之長解。「法門寺」之賈貴。後舍羅百歲。略得八九外。餘直無能之者。甲午之歲。合肥相國。方在北洋。以與東洋戰事。不利。褫奪榮服。劉年已八十餘。適唱「丑表功」一劇。至忍俊不禁。處忽作科。譚曰：我有汗馬功勞也。你不該脫去我黃馬褂。拔去我三眼花翎。合肥公子方在樓上觀劇。以辱及君親。飛茗具擲之。復送坊懲治。劉遂氣結死。好騎者死於馬。好泐者死於水。劉以口取悅。亦以取辱。老而不改其死於譚也。宜哉。

羅百歲

羅百歲京師人。在伶界專扮唱「丑脚」而唱工特勝。能效汪譚各音。故於「丑界」爲翹楚。說白清利。圓穩有真能力。「做工」「檯步」亦靡不精到。扮蔣幹扮賈貴均爲人所難能。而尋常肆應各「頑笑戲」如「翠屏山」之潘老丈。「鴻鸞喜」之金松。「殺皮」中之岳子期。「闖山」之查關。「中之周鼎婆羅院無不窮形極狀。妙謔天成。而獨唱「拾金」聲調之佳。合唱「活捉」檯步之敏。

更不可復得者非但能俚語便作「丑」也。

麻德子

麻德子滿人以武功勝後改專唱「丑」故扮「慶頂珠」中之拳師最佳以其曾習柔術也「說白」亦流利敏捷能使人破顏如演「雙搖會」扮白鬚之老鄰居與百歲同唱極離奇怪異之形與調至「旦」以夜來就乳相謔百歲嘲麻曰無怪爾白鬚固始生子也麻卽應聲答之曰其然其然我名長命爾不名百歲耶固我長也其便捷多類此後丑脚演此劇亦效其所云而人非本名百歲強爲是言則無謂甚矣不知原本由麻與羅相謔始科白同而時地不同則有醒有不醒寧可執一論乎。

王拴子

王拴子丑中能「唱」能「做」者也譚演「天雷報」能配爲媼者舍羅外惟拴子差能之餘如近出之李百歲輩皆野狐禪律以戲工相去遠矣。

趙仙舫

趙仙舫名丑也。以隆準。故人以大鼻子呼之。（都中好作此類諧稱。如從前名丑。有大骨頭之類。奇稱甚多。）齒牙伶俐。語妙如環。庚子以來。海內講尙新學。趙頗通文理。專以新名詞見長。每一登臺。改良進化。滿口皆是。妙在運用。切合簇簇。生新。不知者。或誤以爲東瀛負笈歸也。辛亥以前。病死京師。後遂無繼起者。

胖巧鈴

戲中「花旦」流派最多。前略言之矣。茲爲約略計數。大抵不出「閨門旦」「頑笑旦」「刀馬旦」（與武旦微別）「粉旦」數種。數者雖分。而貴在口齒犀利。情態逼真。則一「閨門旦」須有貞靜氣。是數田桂鳳。王蕙芳。姚佩秋。亦差近似。「頑笑旦」須有潑悍氣。是數楊桂雲。及五九。「刀馬旦」須有富麗氣。（如「反延安」「馬上緣」「破洪州」之類。是貼劇。非武旦劇也。短衣披氍者。方爲武旦。）是數楊小朵。及蕙芳。「粉旦」須有淫蕩氣。是數一汪水。及桂鳳。此外則

專。重。一。說。白。如。一。胭。脂。虎。如。一。玉。玲。瓏。一。浣。花。溪。一。下。河。南。一。等。劇。全。以。長。舌。取。勝。若。楊。若。田。均。自。能。任。然。究。不。如。舊。傳。之。胖。巧。鈴。也。巧。鈴。京。師。人。以。一。貼。一。劇。著。在。田。楊。爲。先。輩。體。貌。厚。重。扮。相。一。化。裝。之。後。謂。之。扮。相。南。人。謂。之。臺。風。一。不。佳。而。舌。具。燦。花。如。嚙。嚙。鶯。聲。囀。於。花。外。長。言。短。語。妙。合。自。然。如。一。胭。脂。虎。一。中。之。史。鍾。玉。一。浣。花。溪。一。中。之。任。容。卿。說。白。皆。駢。語。雅。辭。與。尋。常。一。科。白。一。不。類。常。伶。不。能。文。義。按。圖。索。驥。如。拙。童。背。書。斷。續。梗。塞。文。理。全。失。且。詞。中。又。多。引。古。書。古。語。滿。篇。之。乎。也。者。讀。頓。頗。難。少。不。留。心。全。無。收。束。如。任。一。白。一。中。之。一。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一。此。數。句。更。爲。難。讀。非。略。通。文。義。以。精。神。貫。之。此。等。戲。殊。無。可。取。巧。鈴。貌。雖。近。寢。而。心。有。靈。犀。於。諸。劇。雅。詞。不。啻。若。自。口。出。以。此。見。賞。於。上。流。人。物。不。以。環。肥。而。少。之。桂。雲。若。與。同。工。而。雅。俗。迥。別。故。巧。鈴。應。居。第。一。流。

楊桂雲子小朶幼朶孫小小朶

楊。桂。雲。字。朶。仙。體。胖。勝。於。巧。鈴。而。亦。工。於。扮。貼。者。也。其。面。橫。闊。多。酒。肉。氣。喉。中。帶。

北鄙殺伐之音半啞而近豺故長於作潑悍劇最佳者如「雙釘計」如「送盒子」如「馬四遠開茶館」其猛如雌虎極奸刁兇淫之致而又詞鋒鑿鑿層出不窮他人爲之無狂厲至此者次則如「殺皮」「十二紅」「南通州」等劇凡謀夫害子爲淫婦而具兇悍性者舉能效之善哭善笑面備春秋兩氣俟彼俟此見所懽唯恐不盡其歡見所惡唯恐不恣其惡頑婦情態描摹入細而且每至逞兇時心亦似餒而必強噉所懽爲無丈夫氣挽袖登床抽刀便斷至此聲色俱厲喉皆變徵若惴惴而強以自支也者及至訟庭對讞詞勝則上逼官府詞敗則雜以詼諧刁狡淫兇可歎觀止楊最長此一派故名譽卓然其他如「虹霓關」如「烏龍院」凡爲婦不貞者亦均能樹一幟若尋常人間風月則非所能爲矣子小朶幼朶唱「老旦」無名小朶能世父業亦以「貼」見稱貌勝乃父而藝不逮一富麗女子而已孫小小朶唱生能譚調頗有名於七十二沽間小朶煙色並舉久不演劇恆爲其子琴工焉。

田桂鳳

「貼」中巨子田桂鳳最負盛名。每唱則舉國若狂。奔走恐後。其名若猶在汪譚以上。蓋人情類好好色。故傾慕者多。田之得名也。以此其貌清麗。近燕瘦。一流足副美秀而文之目。惟秀微。近削兩睛。略露兇光。爲美中不足。其扮戲以閨門有情致者爲妙。如「拾玉鐲」如「鴻鸞喜」。其意已屬猶含羞。欲避使觀者不期然而目注終其劇而不能移。及過後思量。猶仍有所不能去者。其入人可知矣。尋常謔劇亦利於口。隨拾皆是。聞者啞然。如某制軍好飲五加皮酒。爲所夙知。一日在其署演「烏龍院」。一劇詞句中本有不會喫酒。今晨多飲幾杯。早酒酒言酒語。冒犯尊駕。數語田演至此。忽改早酒二字爲五加皮。著語不多。妙能醒切。語時目注座上。舉座無不匿笑。制軍本與相熟。知其諷已。亦無以難。惟昂首拈髯。連稱可惡而已。其敏捷輕妙多類。此者淫兇各劇。舉非所長。如「坐樓」、「翠屏山」於平中寓陂。若離若合。有纏綿有尤怨。有暗譏微諷。有幽期明戀。種種情態。均能自

然。而。然。喜。則。含。春。眉。鬪。兩。彎。之。月。怒。偏。近。冷。面。飛。六。月。之。霜。見。者。魂。消。聞。者。神。往。其。長。處。全。在。善。於。裝。束。每。登。場。必。數。人。肆。應。梳。髮。者。貼。花。者。著。衣。者。夏。則。揮。扇。冬。則。持。爐。者。其。人。亦。篤。嗜。阿。芙。蓉。臨。劇。非。二。人。輪。爲。裝。置。不。可。妙。在。其。身。材。嫵。娜。襖。纈。修。短。雅。近。婦。人。而。衣。著。釵。鈿。又。至。精。絕。華。蓋。以。自。出。心。裁。製。從。新。式。故。益。動。目。扮。時。一。釵。一。髮。加。意。安。排。鬢。若。刀。裁。眉。經。新。畫。衣。裙。合。度。珠。翠。盈。頭。顧。影。自。憐。眞。雲。髻。罷。梳。還。對。鏡。千。呼。未。出。豈。花。冠。不。整。下。堂。來。女。爲。悅。己。者。容。田。於。一。容。字。備。極。工。細。故。人。之。好。之。者。衆。雖。姍。姍。遲。至。衆。頗。耐。之。其。性。最。驕。與。譚。氏。相。伯。仲。從。前。末。劇。皆。演。胄。子。後。則。有「老。生」作。殿。者。若「貼」則。僅。在。中。劇。自。桂。鳳。出。而「貼」乃。爲。後。勁。焉。其。睡。起。最。遲。雖。夏。日。亦。僅。及。帶。昭。陽。日。影。癸。巳。壬。辰。之。際。與。譚。同。主「春。臺」部。故。多。與。譚。配。戲。譚。到。已。晏。有。時。猶。須。待。田。及。劇。止。場。終。往。往。柳。梢。月。上。矣。田。以。多。得。貴。人。眷。家。頗。致。富。光。緒。中。年。以。後。久。不。登。臺。亦。從。事。古。董。珍。玩。爲。人。牽。合。貿。易。操。奇。計。盈。並。教。演。子。弟。出。場。應。局。歲。獲。不。減。於。鬻。技。某。年。爲。一。

云。同騙詐得珠玉寶器重萬金之值者以去力遂不支論者謂其爲婪索人財之報

一汪水

一汪水者京師金店中藝徒也心流蕩好作婦人妝色近美故梨園中人有導之入班者龍門一登身價十倍以目波韶秀體復清潤故有一汪水之稱其姓名不可得而詳也扮戲專重淫蕩一流如「賣胭脂」「戲宛城」色身示人備諸褻狀皆爲得意之作其他「做工」「唱工」舉所不講而名頗在桂鳳之次戲規本以「笑場」爲大忌水蕩極故多笑笑而近美故人不以爲「失場」轉樂觀此凡與配戲者必以金店爲諷都門金店皆筦捐納銓選等事偶演「得意緣」等劇「生」爲「旦」按摩原本以赴京應舉爲講因水掌開闢故有以到京捐納爲言以譏其舊業者臺下適有此賢怒將用武而水不爲辱亦不善還答每聞妙謔輒以巾掩口笑不可仰倍饒韻致論者稱爲戲中嬰寧云

五九

五九也者「國興」一少主人也。幼爲「像姑」與小朶瑤卿相頡頏。後肆力於戲。頗得桂雲一派。能以「雙釘計」等劇見長。癸卯甲辰間居然大家。唱「壓宵子」戲後不復見。或云已死。美人不壽其一現之曇花耶。

姚佩秋

姚佩秋亦伶界世家子。與兄立秋均爲名「像姑」。貌娟秀。演扮「閨門旦」劇。楚楚有致。曾見其演「鴻鸞喜」全本。至其夫捷南宮成進士。動加聲色。頗欲嚴立家規。其懼夫痛父情形。背人勻淚極柔婉。傷心之態。他人爲此無神。悚眉皺舉步留心。而仍陽歡強笑。不露痕迹。如佩秋所爲者。由此類推。則後來之秀應以藝名者也。

王蕙芳

王蕙芳貌溫厚。光宣之際爲京師「貼」界最有名者。其「做工」亦無大能力。

惟大方不俗而「扮相」復佳。人人視之有處。子熊故趨如鶩者。日以多。後以狎一娼。娼必嫁之。拒以母命。不可多索資。乃任斷。不得已。遂奔天津。在津名益大。張得資無算。乃返京。養母。余嘗屢觀其劇。如「馬上緣」一劇。冠服華麗。與其貌相稱。「唱」「做」均不淺。不深。應有盡有。蓋亦不可多得者。然以貌勝。非以藝勝。論藝實不逮佩秋。特佩秋體段過長。且又瘦削。顏色不若蕙芳。故蕙芳之名。駕其上。此亦可見晚近京師於戲中。月旦非同光時之舊矣。

楊月樓

「武生」爲「武劇」之主腦。其人必神采奕奕。而又長於技擊。熟於「擡步」。嫻於金鼓節拍。方能稱至。若更能唱。斯第一人矣。從前傳者。以楊月樓爲能兼此數者之長。故人到於今。思慕之。亦可謂死而不朽者矣。楊月樓世所稱爲「楊猴子」者是也。戲中演西遊記。悟空必以「武生」繪面爲之。或竟有不繪面者。此脚以超距靈捷。舞棒圓熟。爲工。月樓本善「武生」。貌偉麗。「扮相」絕佳。而技擊「

擗步」「身段」「打把」又靡不精到每扮猴子如「芭蕉扇」「五花洞」
「蟠桃會」「金錢豹」等劇皆靈活如猴有出入風雲之概故以猴子見稱實
則佳劇甚多不獨以猴勝特猴彌工耳其劇舍西遊記外以演三國時趙雲爲最
如「長坂坡」如「黃鶴樓」白鎧銀槍英氣勃勃「武生」最重在脛無論猿
超鶴立必腳踏實地毫不傾倚方爲能手月樓工力甚至舒轉自如且能力大於
身雖長劇如「長坂坡」身在重圍「七進七出」備諸牌調架式而始終不汗
不喘一絲不走恢恢乎游刃其有餘「武生」多不能歌月樓喉寬善唱味調兼
勝更出人不止一等其子小楊月樓頗得家法扮「武生」亦精悍絕倫聞其逐
日課程一如乃父毫不間怠故能聲震一時不媿名父之子惟面色微紺輝麗不
逮老鳳而喉音堅實洪敞亦若或稍遜惟兩脛熟練動止合節穩重不跛此猶能
繼其武者足可稱蘇頌有子云

俞菊笙子振庭

俞菊笙者「武生」中之鐵漢。性躁急。故以俞毛包見稱。毛包者。都人稱性暴之謂也。俞精悍無倫。力亦絕大。凡演劇出門上馬。盛氣如虹。勇猛之神。溢於眉宇。而唱時。凡「樂工」「前場」及「配脚」等。小有不合。則以氣相凌。無絲毫假借。容忍其登場演劇。在事咸有戒心。而裂冠擲帶拍案頓足。樂工不能依節和奏。唱者對之頓足。卽爲痛詈。其勢愈重者。則詈亦愈深。與面辱人尊親無異。時仍靡日靡有。且胸挺眉豎。時時若有餘怒。故無論唱者觀者。皆以毛包呼之。轉有不知俞菊笙三字。爲其姓名者。其唱以「挑華車」一劇爲最得手。此劇一場面「一身段」極其繁重。愈後愈緊。叱咤生風。他人不待終劇。精力已疲。惟毛包舉重若輕。終場無懈。可擊。故人人樂此。有百讀不厭之觀。至揮舞緊急時。如電閃風馳。直使人目迷神駭。旋歌（唱牌子）旋舞。真美術中之精品。異能也。他劇凡以技見長者。咸無不善。喉音粗豪。寬大亦「武生」正宗。近歲已近髦年。猶有據鞍顧盼之態。比之廉頗。夔鑠。蓋有似焉。其子振庭。人亦稱爲小毛包。亦尙靈捷而精悍。

不。逮。乃。翁。遠。甚。兩。脛。不。穩。時。或。搖。動。惟。趨。合。時。派。身。能。作。各。式。翻。轉。此。從。前。一。武。生。一。所。無。者。自。振。庭。一。剏。遂。有。連。轉。至。六。七。十。翻。以。上。以。多。爲。貴。者。非。復。舊。時。格。律。矣。振。庭。少。年。精。壯。身。中。貌。整。薰。香。傅。粉。衣。裝。又。備。極。華。麗。工。爲。內。媚。妓。僚。多。見。而。悅。之。遂。蓄。妾。至。五。六。輩。之。衆。每。登。臺。翩。翩。顧。影。動。與。少。艾。目。成。美。人。多。好。英。雄。故。一。武。生。一。最。見。重。於。花。界。周。郎。不。顧。曲。而。曲。顧。周。郎。往。往。敗。俗。傷。風。大。非。韻。事。伶。界。多。有。此。風。流。罪。案。因。俞。氏。子。而。偶。一。言。之。無。所。指。也。

張八十 張長保

一。武。生。一。界。中。昔。有。名。者。爲。八。十。長。保。皆。姓。張。氏。長。於。技。擊。長。保。身。材。靈。便。八。十。體。貌。穩。重。從。前。一。武。生。一。不。尙。翻。轉。專。講。氣。度。及。刀。劍。能。事。故。八。十。長。保。無。論。短。衣。盛。靠。往。往。半。劇。入。場。專。以。往。來。對。敵。揮。舞。捷。密。取。勝。兵。將。多。人。遞。出。奏。技。若。而。人。僅。倚。劍。左。肩。於。從。容。大。雅。中。作。一。足。之。飛。旋。而。止。（戲。中。謂。之。打。飛。脚。以。聲。響。而。距。高。者。爲。上。）衣。髮。不。亂。氣。宇。雍。容。不。似。時。流。之。獠。犬。其。身。與。一。下。把。一。同。其。

起伏失大將體也。長保亦善扮悟空。長於超躍。並能「崑曲」。故武場各種牌調。靡不能之。（武場牌調最多）八十體肥柔術均所不尙。惟「臺風」偉麗。又揮劍戟如風。每出。不過一二場。觀者已心滿志足。長保自庚子後。不復鬻技。爲一京官。而外簡者在都。典理房產。其家亦有田宅。足以自養。爲伶界下場之最佳者。八十則莫知作何收煞矣。

尙和玉

尙和玉京東寶坻人。「武生」中。確有真能力者。一步一躍。一擊一刺。皆具有尺寸妙合音節。或獨立如夔。或平翻似燕。從容穩練。絕無努力喫重之痕。不偏不陂。適可而止。每唱「拿高登」。「金錢豹」等劇。伶界中均往竊視。察其舞弄。作何花式。擡步作何尺度。急徐間若何與金鼓相應。大抵其學力深至。全守先輩程範。斷非後生專恃質敏。力裕粹欲學步者所能。有時繪面演「四平山」扮李玄霸。其雙錘在手。重若干鈞。轉動有時。低揚有節。每擡足則靴見其底。（戲中謂之亮

靴底非足擡平不見。每止舞則樂終其聲。〔戲中謂之傢伙眼〕且盛靠在身略無紊亂。平翻陡轉。全符節拍。未事時不形匆遽。已過後若無事。然種種藝能。多由「崑曲」中牌場舊式而出。而從心化之用。得其當。固不獨以一劇一藝顯者。在今無兩。在昔必名。惟面色不妍。不善塗朱傅粉。與李春來、俞振庭輩爭顏色。故浮名轉若未逮。然伶界中人羣焉推重。敢與分庭抗禮者。殆無人焉。若高福安、十一紅輩。一勇之夫。更卑卑不足比數矣。

草上飛 張黑

「武丑」名者。前有草上飛。後有張黑。皆曠世罕有者也。大抵二人所能者略同。皆捷如猿猱。迅如飛燕。任意翻倒。隨情縱躍。平話中有所謂飛簷走壁者。均足能之。草上飛不知其姓名何許人。聽其音似河間所屬者。以「鯉魚打挺」爲最奇。實生平所未見。平臥於地。其起初則身高五六尺。次八九尺。再則一丈以外。每下復落於原處。不知何由。運力也。張黑南皮人。幼習拳術。毆人亡命。遂入梨園得意。

爲「賣藝」「三上吊」等劇種種奇異之技不勝枚舉最難以手拍圈椅兩足遂躍而上旋翻而上卽以手持椅與之同翻以椅之足爲其手足起則椅落椅起則足落是憑空增其半身翻騰自若可謂難且至矣唱「三上吊」貫索兩樓之巔由臺飛跨而上或往或來或倒懸或斜絆或倨坐其上或徐步其端最後以髮掛而口啣之掣令其身上下此二人所並能者也張黑後以樓上有人議其微瑕飛而及樓將與尋衅未至樓人擲以茗具顛遂傷脛腰不復能奏奇技一從事於「說白」好演「盜御馬」中楊襄武之類以自矜異「武丑」本貴「說白」然須京音張已六十外人在京年久而操語不能成熟猶時有津南土語雜乎其中人以其名重而獎異之非真「說白」勝也特尙乾圓潔淨究賢於無所用心者。

四十 余莊

閨閣中有紅線木蘭一流戲中遂不得不有「武旦」「武旦」分三派一專講

技擊者一專尙柔術者一專講排面者姑各取一二人以示其概四十者「四喜」班名「武旦」也傳槍轉棒花門最多如唱「蟠桃會」「嘉興府」等劇或多人互擲齊拋或一人單轉雙弄奇而不亂緊而不乖金鼓和鳴使人目炫拋擲一類戲中謂之「傳傢伙」轉弄一類戲中謂之「撚鞭」皆非工到難成手目偶疎便虞閃失場面一失全節俱隳矣四十之後效者多人卒不能至唯余莊技與相勒莊面整而意侈矯矯不羣士大夫好與往還頗負時譽自排新戲多種以「十粒金丹」爲最莊扮十三妹挺然有女丈夫風奇技俠情見者心醉其於傳弄各式亦精熟圓緊爲「武旦」中色藝均備之材聞頗見賞於清德宗不知何由一日自內廷歸卽報死不敢復出（謂之報黑人）埋頭燕市近二十年至宣統間乃稍稍與人晉接幸家頗裕閉門歌唱自娛亦伶界中高隱一流也

兩陣風

兩陣風不知何許人或云由「秦腔」改入「徽班」者也其柔術精絕翻轉凌

蹕。倒。行。旋。舞。種。種。新。式。均。非。常。人。所。能。與。張。黑。演。〔賣藝〕各奏所能皆矯然不
落。恆。逕。〔武旦〕一唱一白。本少兩陣風語音土僻張口輒乖卽〔四杰村
〕中鮑金花偶作一二諧語亦不類京音（京人謂之怯口）人以其技而欽重之
一唱一白皆敷衍卒事而已。

九陣風

九陣風卽顏九京中伶界世家子亦名伶壻也面龐絕佳扮武旦有嫵媚文秀之
致。武。工。技。擊。均。應。有。盡。有。扮〔收關勝〕〔反延安〕等劇袍帶風流非人所及
扮〔獅子樓〕中之潘金蓮〔翠屏山殺山〕中之閻婆媳神形俊麗美如其人
卽爲〔金錢豹〕中之丫環〔芭蕉扇〕中之公主無多場面亦無不言動可人
在武旦界中是能以貌勝者不與常伶之粗儉同論惟卸裝之後巔髮童然與何
郎傅粉時天淵迥別豈天之故留缺憾以玉成之耶不然看煞羊休亦危甚矣

副末雜外無名脚可傳

劇中脚色各有專長。數十年中何止數輩。然傳在人口。以作者所見之。世所聞之。世所傳聞之。世約略計數。其可記者。僅此而已。此外如「外」如「末」如「副」。如「雜」。如「丑旦」。如「筋斗虎」。如尋常「下把」。豈無一二足稱者。然或熟於一場。嫻於一節。或多文爲富。博學無名。見時亦悅目。而暢心。既往遂心。忘而名沒。書非譜錄。無取搜羅。舉其大凡。聊存韻事。後有繼起。留待後人續傳可也。語焉不詳。姑不認咎。

第四章 餘論

戲之佳處

戲之佳處。全在聲音悅人。患寂者。絃管以譁之。患鬱者。金鼓以震之。抱不平者。妙歌緩節。以柔下之。悲作客者。閒情豔唱。以慰勞之。我思古人。則英雄忽焉。並世有懷佳士。則畸人倏已登場。而且嬌且隨心。燕環如面。時而忠貞孝義。則古今人物之模型。時而奸詭淫邪。則社會人情之寶鑑。廿四史。忽化身。能語自聲入。而心通。

三千界。皆聚首同堂。可知來以。祭往短歌。長調深入心脾。今日聆之。明日不厭。上流樂。此下賤亦然。兒女話。黃昏極情節。離奇之構造。歌聲發金石。慰勞人思婦之消閒。不但發越性情。補助教育。爲社會中致用之神品。卽助文思。理懷抱。含歡晏會。敬老娛賓。雖俗樂而有以入人之深固。亦賢者所不廢也。人無男婦。年無老稚。聞將演劇。無不踴躍歡呼者。停奏猶思望臺。已喜人情所尙。爲民俗中技業之一大宗。安可不加意改良。力求實用哉。

戲之劣處

戲之劣處。全在無情無理。其最可笑者。如痛必倒。仰怒必吹鬚。富必撐胸。窮必散髮。殺人必「午時三刻」。入夢必「三更三點」。不馬而鞭。類御風之列子。無門故掩。直畫地之秦人。舉動若狂。情詞並拙。此猶可云。示意於人也。至於手不執圭。障袖若琵琶之遮面。人孰我問。登臺如小鳥之呼名。王曰孤。王寡人。絕對父曰爲父。王季多逢。而且漢相秦丞。有匈奴大人之號。下官必稱上官。爲大人。齊兵魏

卒得滿洲壯士之稱（凡扮胡人必紅頂花翎稱其卒伍曰巴圖魯）包孝肅以文正爲名賈半閒以平章作字將軍衷甲必右袒以擎旗（袍帶戲往往曳一袖於背廟堂壇坵恐萬無此式）美女捧心却當門以掩袖（且兩袖恆交掩於腹下甚不雅觀）種種乖謬思之啞然大抵今劇之興本由鄉鄙山歌樵唱偶借事以傳謳婦解孺知本無心於考古故劇詞自爲一類過雅轉覺不倫本事全出稗官正史絕無所採或用平話之稱謂或遵崑曲之排場積久相沿遂成定例猶之隸書苟減轉成後世之同文經咒難通偏作釋家之要曲前者文人學士閉絕不通今者下里巴人流傳已遍必會垣巨埠首剗改良留絕妙之好辭去其弊之太甚融會採擇漸進而精俾情詞並諧雅俗共賞斯戲雖爲戲而實用屬之矣五大洲一小舞臺四庫書一粗劇本隨心檢拾皆「生日淨末」之新科極口歌呼斯「崑弋皮黃」之絕調儻有作者竊願執鞭

排場

戲中「排場」亦曰「過場」穿插勻停指示顯露相沿既久如「報名」「唱引」「暗上」「虛下」「繞場上下」「(如寄子中之亂兵)」「走場緩唱」「(黃金臺之頭一場)又如「馬僮備馬」「(如伐子都)」「擺對相迎」「(如黃鶴樓)以及「雷雨繞場」「(如天雷報)」「兵卒繞場」「(如收關勝)」「雲水繞場」「(如大賜福金山寺泗洲城等)與一切「大小起霸」「(如長坂坡之四將遞出爲大起霸四杰村之英雄改扮爲小起霸)」「長短吹牌」「(如飲酒時唱舉杯慶東風之類)等等皆人人所知習成定式不可驟改卽神鬼之說科學家所不道而我中國相傳已久佛家因果報應之說未始無益於中下一流但不過於離奇者亦皆可相仍毋替徐圖漸進暫勿改絃可也惟帝王每「真龍出現」貴人每「神鬼相扶」此則事所必無使人人動非分乞靈之想揆之於理在所宜裁且劇中此等場面甚多如「查頭關」之龍「玉玲瓏」之虎「鴻鸞喜」之奎「打竈王」之竈王與其他山神土地奔走維勞者就而變通亦甚易小換

場面不改。戲文改良之初，不勞而理。是在有志社會者先加之意而已。

情節

徽戲情節大抵注重在歷史的，而惜非真歷史也。其原本全出於列國演義、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封神演義諸書，加以明季仕宦閹璫之遺聞（如玉堂春、四進士、雪杯緣、審刺打嵩、法門寺等類皆是）清初京師四方之巨獄（如馬四遠、送盒子、殺皮、十二紅、南通州等類皆是）再以綴白裘、中崑戲、少事變、通亦成、今劇（此類多有不勝記數）意在以往事動人，興感而事苦不真，而編戲者又非通人，故唱工雖佳，而能入情者絕少。轉不如秦腔各劇，注意家庭猥瑣之中，卻有令觀者入神之妙。善夫某報記者之言曰：皮黃偏重忠孝二義，秦腔則推而廣之，如「蘆花計」以教天下之爲繼母者，「打柴訓弟」以教天下之爲人兄者，「殺廟」以教天下之爲人僕者，「對影悲」以教天下之爲人嫡妻者，「雙冠誥」以教天下之爲人妾者，「算糧登殿」以教天下之爲人婦翁者，「三疑計」

以教天下之爲人師者他如「八義圖」則重在友「六月雪」(卽斬竇娥)則重在姑「獅子樓」則重在鄰(較水滸傳中增出鄰人弔喪伴宿一層事近不情然頗足長人敦睦鄰之念)「小磨房」(卽十八扯本椰子戲)則重在小姑叔凡人倫常交際之地有可戒可風者皆編入戲文以資觀感其初僅行太行以西爲鄉人謠唱其俗視關東少近敦厚未始非先輩提倡興感之功若與徽戲溝而通之似未嘗無益於薄俗改其支離大謬取其鄙俗近人「徽」「秦」合班今已遍地皆是(庚子以前唯津滬有之近則都中亦稍溝通不似從前之分門別立必不可合矣)以舊戲爲礎孳乳而蕃衍之補助教育機關斯進一步。

詞句

戲詞不文前已備舉可毋復論論其改良之道若士大夫以製崑曲者製之按調填詞何難化腐成奇爲潤色昇平之佳奏特此中亦自有流派未可概用雅辭如

客來則「動樂相迎」喬裝則「看衣更今換」已成板套不可議裁又如「三打店」釁路者之者字「白水灘」十一郎呵之呵字皆從「崑曲」中來爲此中三昧雖一二虛字有無皆可而專家沿用爛音節者每樂聞之若概以文法相繩恐轉爲門內人所擯猶不讀南無未必不知佛不讀若稽未必不知書而流派所關欲改戲詞者必以戲詞改之斯乃得以火攻火之妙用不然南冠胡服大相徑庭必致雅俗分科終古不能合併矣

字音

字音讀法第一章已發其凡大抵既入此門卽須規規學步能推廣而不能變通惟訛字多端則在所必改如「盜御馬」中「日月驢驢馬」之驢音本同肅而伶界不識全讀爲蕭「捉放曹」中呂伯奢之奢北音讀之音應近施施字清音而伶界不通多讀去聲作舍（成爲小說中大舍二舍之舍字其人亦以爲應作此解）諸如此類應爲校正者孔多安得伶界有人起而結爲團體日以其詞逐戲逐

段。求。正。於。文。人。學。士。訛。者。改。之。誤。者。正。之。不。成。語。者。刪。之。語。不。完。者。增。之。每。改。一。詞。伶。界。復。就。其。字。其。音。合。之。腔。調。以。定。唱。法。有。不。易。唱。或。大。不。諧。者。仍。一。再。改。必。文。從。理。順。宮。調。諧。和。以。後。通。行。勒。爲。定。本。方。成。偉。業。是。亦。一。快。心。事。安。得。勞。人。息。駕。發。自。衛。返。魯。之。餘。情。就。諸。歌。郎。一。資。商。權。乎。

行頭

戲中衣裝謂之「行頭」。昔時排一新本必以多金特製如淮商排「桃花扇」一劇製裝至十六萬金之多可謂侈矣此等工細今不能至然亦應小加變通方能飾觀適用在有明時服色未改不知當時扮戲用何制度以視時人有無異製自入清以後則人盡髡頭衣皆袍褂劇演古事故略存漢官威儀三百年來大端未易而踵事增華之處則無時無之以較古代衣冠當亦有不觚之歎惟光緒初年之際雖尙華麗然斟酌於其人其事相沿有定某戲應著某式某脚應服某色某場應易某製均尙井井有條不可紊亂自歲癸巳「玉成」班由滬入京後其

袍笏冠帶皆窮奢極麗。都人覩之而善。後遂互相效仿。不復講舊時規制。庚子以後。益亡等矣。其最觸目者。女伶貼界彩繡。分披終場。屢易且姑。毋論他如黃天霸之羅巾珠纓。遍耀武二郎之板帶金繡。齊輝黃官副戎。武爲戎犯。其必不相稱。屬想可知。然武劇皆少年英雄。尙可不必呆講。至若白鬚丞相。粉鼻朝官。袍皆數寸之緣邊。皆緋紅之飾。神遊目想在古。必無而且戲場「化裝」取能神肖。故昔時「拾玉鐲」之一旦。必荆布。「小上墳」之一貼。必縞衣。今則任意增妍。有被羅綺而披彩色者矣。甚且冠帔不悅目。則概易衫裙。巾幅不動人。則亂攢珠玉。尙文太過。至新戲出而又全從時式。一切以質矯之。雖演紅樓夢之尤三姐。書中明標紅襖綠褲。亦改從時尙。雅素一流。過與不及。其失也均。咸失乎戲之本意矣。必求似其人。斯爲無負十六萬金之裝飾。若非專就其人。特製安用。是多金爲哉。是可思矣。

切末

切末之說。不知何解。蓋點綴景物。必不能無者也。〔桃花扇〕之十六萬金。此一最耗財力者。崑曲之講。尙切末。概可見矣。徽班興後。規模甚狹。切末無甚奇品。取足應用。爲數無多。從前天津有班曰「太慶恆」。最以切末耀世。以吾所見。如「金山寺」中之水法。以泰西機力轉動之水晶管。置玻璃巨篋中。設於法海座下。流湍奔馭。環往不休。水族鱗鱗。此出彼入。頗極一時之盛。又演「大香山」一劇。諸天羅漢。貌皆飾金。面具衣裝。人殊隊異。而戲中三皇姑之千手千眼。各嵌以燈。金童玉女之膜坐蓮臺。全能自轉。新奇詭麗。致足悅觀。惟班中唱做無人。未久旋廢。由是知戲以人重。不貴物也。京中切末。大率不外龍虎羊犬奎星土地鬼面佛面及橋亭雲樹數事而止。其他則「長生殿」之鵲。「戰宛城」之兔。或無。或有。已難概論。風聞內廷演劇。此類孔多出鬼。入神。備六殿。諸天之勝。均非外間所有。外間自新劇興後。以西法佈景。繪形於幕。自視舊制爲優。然繪工不良。几案布設。仍空懸無薄。况僅爲野爲堂爲室三種。分晰易清。餘亦不甚合用。大抵非專門爲

一戲一場特製者不甚動目。有無皆可。未足爲異。若加改良。自應分別戲類。製爲普通特別兩種。依場爲之。戲無窮。一切末。亦迭出不窮。庶幾美觀適用矣。

規矩

「崑曲」規矩最嚴。「皮黃」已漸而替。事至今日。更難言矣。卽如昔時「副末開場」。「生日送客」。近已不講。卽津滬各園。於終場時。尙有烏帽鳳冠者二人。出而將事。然大抵皆童稚遊戲。冠而不裳。草草一恭。不復成禮。餼羊之在。不如去之。轉掩其醜。京師園中。未開場以前。例設繡旗八面。分插三隅。臺中纍兩案爲臺。上懸朱幙。中設印符各事。若爲將軍戎幄者。然前臺鼓樂三奏三播。乃開首劇。若唱堂會（家宅晏客演劇。京中謂之堂會）尙有「跳加官」等事。賓來點戲。有「貼」執笏下臺。遍讓坐客。謂之「抱牙笏」。一曲終有犒。亦「貼」著朱衣。當臺頓首以謝。謂之「紅人」。此種規章。雖爲陋習。近已漸歸淘汰。然此中規律。講戲學者。不可不知也。他如伶在「前臺」。犯規有罰。「後臺」坐次。各有定箱。（後臺

列箱四壁。有「大衣箱」「二衣箱」「盛頭箱」等稱。惟「丑」可亂坐。餘則「生」可坐「大衣箱」「旦」僅能坐「靴箱」。因其品下也。近來名下一榻橫陳。不復以箱爲坐。此規已替。雖皆不關正文。而小道中規律甚嚴。亦甚可記。其人凡遇有事。同赴精忠廟。申訴聽會。首處分賞罰。重輕仍取決於公議。其自治制。與會議制。蓋行之久矣。大抵伶界多迷信鬼神。每年秋九月自初一以至初九。全體到會。茹素戒飲。誦佛賽神。謂之作「九黃會」。士大夫有與相讎者。可入而觀。聞其規制井然。亦此中人一段故事。連類並及。略存其舊。以告後來。

金鼓

「皮黃」中所用金鼓。爲調無多。恆用不外「長錘」「挖錘」「走馬鑼」「陰鑼」「緊急風」「水底魚」等調。與管弦雜奏者。不外「落馬令」「泣顏回」「將軍令」等調。此數事者。皆以鼓。凡言鼓。皆小鼓。其冬冬者。以大鼓二字別之。爲領袖。亦以鼓爲最難。某戲某場。某唱某式。均須熟記於胸。臨用皆是。

方能稱選。從前名者有鼓雙鼓壽等稱。皆滿人善鼓者。其播能急能徐能輕能重。能於緩處忽焉加多。緊處忽焉減少。琵琶行中所謂如急雨如私語者。彷彿近之。花色生新。專奏便足。適聽若與諸金並奏。更能出色。當行諸金中如大鑼小鑼。均以備陰陽二聲者爲上。「陽聲」散放。「陰聲」手撫相間。互奏一器而得數音。雖戲場不用「十番」。「燈月圓」諸雜牌。（皆金鼓專調之名。如「玉蓮環」。「大富貴」等。皆昔時元宵佳奏也。）而羣手能合能嫻。起止應節。固亦足爲劇增美。否則一節稍凌一聲稍誤。闔場頓足（罵鼓人也）闔座叫罵。鼓師浹背汗流。雖佳劇亦爲減色矣。金鼓不亦綦重乎哉。

管絃

劇中絃管常用者。絲惟「胡琴」。「月琴」。「三弦」。（卽俗稱咸子者。是蓋阮家製也。）三種。竹惟「笛」。「海笛」。「鎖喇」三種。「鎖喇」。「海笛」非「吹牌」不用。「笛」非唱「崑弋腔」不用。恆用者惟絲。然絲中惟「胡琴」必

不可離。若「月琴」「三絃」則非「旦唱」不甚輕用。「旦唱」亦「反調」。「慢板」用時較多。餘亦不輕作響。「胡琴」以「過門」「包腔」（卽和唱也）爲貴。然各種牌調亦委婉動人。如「罵曹」中之「夜深沈」起落急徐與大鼓相應頗堪適耳。又如「戰宛城」中之「柳青娘」（卽「貼」看免時胡琴之調）以能揉絃者爲佳。幽咽鏗鏘極蕩冶孤悽之致。此亦非高手不辦。尋常琴手僅足給事。無專能令人喝彩者。梅陳以下惟都中一張某尙能奏花調。知鉤勒然。「手音」不能異衆。其餘更等諸自鄙矣。

前場

在戲臺「拉前場」並非易事。場面節奏須全熟於胸。方能臨事周章。無倉皇失措之概。將跪則需以墊。將坐則移以椅。少不應節。毆詈偕來。故亦非老斲輪手。不易稱職。此猶細事。能熟便爛。所最難者。惟在「放燄火」一事。「燄火」以紙摺疊引火。夾放指間。手撮松香屑盈握。衝火而出。俾到地仍燃。其濃淡長短急徐。須

與戲相配如唱「火燒木哥寨」一齣用「燄火」最多。此起彼顛前仆後繼。或繞場連熾。或當胸忽燃。或迅如流星之光。或斷如燐火之燄。最難在收場之際。其人俯躬以入。火即從其俯處倒擲而出。光如匹練。作拋物線到地。熊熊並發。火燄而止。能此者闔座無不鼓掌稱善。雖一小技。蓋亦戛戛其難矣。從前能者忘其姓名。以無關戲旨。不復追想。

後臺

「後臺」管理難在派戲。某與某配。某先某後。某某性情。是否相能。某某聲調。是否相合。預爲支配。必公必平。不愜衆情。動起責難。稍資壓力。必致「失場」。故此選者甚難。有如行船之緯。首必面兼。冷暖語雜。莊諧臨事。則爾汝弟兄。派定則癡聾暗啞。旁觀屬目。亦足解頤。下此則「看衣箱」。一流預知某戲某裝。未事料量。臨事裹束。過事摺疊。千忙百遽。中亦復料理。井井士大夫。但知看戲。不知「後臺」。一齣集中。固有。多人流汗也。

教戲 科班

「教戲」亦曰「排戲」。「科班」亦曰「打戲」。蓋善才之任事亦最難者也。某童可爲某脚。某唱須用某腔。一一審定而支配之。俟其詞句「上口」。音調「上絃」。每日按調習歌。按式習舞。一音不合則覆之一式。不合則覆之。師導於前。弟賡於後。或兩兩相和。近似再令獨歌。一劇之成。不知費幾多心血。三月能「打礮」者。蓋已衆中穎出者也。鞭笞呼號。其聲似鬼。北方富人家好蓄戲。有主人慈善。不令善才施猛者。其戲每不能佳。故「打戲」二字成爲此中人定論。都中多伶界世家。或延師教演。或得自家傳。日居莊嶽之間。視村童驟學者。究事半功倍。然亦無能逃教刑者。「學戲教戲」亦人間煩苦事也。成伶之後。或遇新戲排演。事較易於初學。但一人指揮督率。各受其訓旨。歸而揣摩。每至「後臺」。姑一聚試。但符大致。即可登場。蓋「唱工」「做工」均視乎其人之所夙能。排戲者不復受其責。與善才擁皋比者不同。以此知村塾師之難勝於大學教授。萬萬鑿混。

沌而施美術豈易言哉。

說戲

「說戲」云者以此伶所能告之彼伶之謂也。外間曰「串戲」都中伶界獨謂之「說戲」。蓋戲中忽缺一脚欲某伶充數或貴官特欲令演而適非所習故就能者乞教告以「唱詞」「擡步」俾臨時強記率爾登場佳伶當之雖不成熟亦能得占優勝蓋詞皆俗語又皆不出其類「場面」「擡步」各有定名定式（如武劇中花樣繁多然每式均有名如三出槍五出槍之類觀者目眩不覺實皆聯各式而成一場無無名無式者故一說可能也）習戲既久舉類可通故一說登臺如所夙習小叫天而唱「探親」之村婆其爲臨時猝說可知詞句繁多又爲劇中「正脚」且唱「調」變腔此難之難者非譚不能亦非宮廷之威不能令譚發此一汗也嗚呼尙矣。

扮戲

伶人「扮戲」時亦甚苦。溼帕幕首。由眉際上蟲爲鬢。挾眉俱起。故成掉梢。凜然有豪傑氣。初試緊束。如孫悟空之經緊箍咒。頗不能堪。久乃由勉卽安。不岑岑如戴山嶽矣。「花旦」上裝。兩頰勻脂甚厚。視尋常北地胭脂。不止倍蓰。若較南朝金粉濃淡。迥判天淵矣。若覲面相。看色如深醉。頗不適目。惟登場之後。遠近皆宜。卓文君頰際芙蓉。望而可見。戲衣綴繡。皆極粗糙。而彩色特豔。與面色相配。均與常人不同。若裝著以行通衢。在劇場以爲美觀者。人將駭而却走。蓋宜於燈光遠視。非真顏色動人也。此亦光學審美學之別科。不知伶界何由揣想。而出天下。凡一見便美者。多不耐觀。以是知西嬌無冶衆之容。鍾御無諧俗之奏。諺云。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有以夫。

反串

「反串」最無味事。如「旦」令唱「生」。「生」令扮「貼」。「拿腔作勢」。直反常爲妖。化女化男。在五行志中。謂之人疴可矣。而近時社會好奇。往往以此爲樂。

在先輩或因一人兼善衆技偶一爲之無全節改變如今之敗常亂俗者小叫天去鬚作「丑」扮「盜魂鈴」之八戒想九霄掛鬚爲「生」唱「讓城都」之劉璋示賢者無所不能偶一遊戲未爲不可譚唱「秦腔」能學元元紅（老元元紅光緒中年已歿秦腔中之聖手非今天津之元元紅專以淫亂著名者也）田唱「西皮」能學汪大頭煞是能事如今不問其唱做爲何等但以改觀取笑以予所見於津門者若高福安莽漢也而欲孃孃唱「大觀燈」活呂布肥人也而欲婷婷扮「雙搖會」見之絕倒事誠解頤若論戲工失之遠矣。

戲包袱

伶界有所謂「戲包袱」者言無所不能若衣包然「生」「旦」「淨」「末」之裝全可收貯故以包袱名言隨取皆是也此等脚唱不出色而伶界亦頗重之每一班中必不可少蓋拾遺補闕若醫門敗鼓之兼收問字傳聲作野寺閒鐘之待叩先輩之儀型在目雖不能效而能言劇場之詞句填胸雖不可歌而可風

（上聲）大都日爲不厭。屢出不羞。其人或本名伶。或原「雜」「外」。非廢於病。卽限於天。窮者可憐。令其飲啜於此。爲諸伶作導。作配。亦梨園養老之不可無者也。

戲提調

都中「堂會」支配各伶。非有能服衆者當之。諸伶或故謝不遑。或偷減應命。或時久未至。或臨劇出游。並且某後某先。某戲某配。均此人指揮調度。能則戲益生色。不能則舛亂終場。都人重之。故名之曰「戲提調」。提調云者。如鳥部（滿人稱差使之稱）中王大臣下必有提調以總其事。猶宋人之設提舉。戲提調則唐歌正之任也。「堂會」宴客。雖定一菊部。而飛符遍召。紛如亂絲。故提調一人。頗難其選。非與諸伶至狎。熟知其長短。正配之宜。又知劇中「詞句」「過場」。不容擅自減短者。方能勝任愉快。從前如成子蕃太守。李豫如部郎。皆衆所公推。屢膺其任者。遇歲時歡宴。（都中春初同鄉同年宴會最多）或「文昌宮」或「

湖廣館」或「天馥堂」識與不識。往往介人邀約。必得其提調。而後快。蓋一日之費。動輒千金。歌正一。不得人貴賓。〔堂會中必有達官貴人〕。每不歡而去。宜乎戲提調之疲於奔命。視紅司官爲尤見重於時也。一小道而監者。視者羣力注之。如此。故戲日以精。近者風尙已非此。任不知安屬。恐曲誤而顧者。又別有一是非。非復舊時觀聽矣。春明迴首。無限低徊。

士大夫主持風雅者

士大夫主持風雅。代有其人。光緒中年。以孫春山部郎爲壇坫主。部郎雅善歌唱。尤工「青衣」。〔且亦曰青衣〕。一字正腔圓。非伶界所及。日常攜二三朋輩。召集歌郎。畫壁旗亭。自饒韻事。伶界有難諧之字。不達之腔。無可問津者。必造部郎。請業雜伶相見。咸呼以師。每集則羊衛多人。環而受教。惟謹。部郎亦不厭不倦。或爲之循聲按拍。或爲之砭誤。正訛。低唱輕敲。徐然下酒。宴飲他室者。往往輟杯就聽。簾外重足一迹。賞歎深之。此境此情。曾幾何時。人琴並渺矣。人間賞心樂事。

寧可再乎。吁悲矣。

票友

京師「票友」實繁有徒。而名者蓋寡。從前能仿譚調。如喬君蔭堂輩。均不過爾爾。後有學部主政王君君宜者。名益保。實翹起個中。其唱以譚爲歸。喉音本極相近。又與彥衡陳氏爲友。得譚行腔讀字之法。故每一引吭。人驚叫天在座。一日酒樓宴唱。適譚過其下。聞而賢之。由是王君之名益日。以起。都中識與不識。介人以筵相約者。趾恒相錯。王君亦不自吝祕。凡通是道者。酒酣必爲一奏。以是貴遊子弟就之者。多顧其人。溫雅謹循。舍唱與酒食外。無所取給於人。特非上流人。不肯輕與周旋。亦非人家宴會。不輕向市塵。一「串票」。故人益重之。譚唱繼響。在伶界本數劉鴻聲。然以野戰得之。不若王君之溫潤醇厚。尺度嫻穩。故後譚而能成大家者。非王君莫屬也。改革以後。聞亦恆於市鬻技。海上「丹桂」園中。以金字名牌。招示於衆者久矣。其果惠然來耶。未敢知矣。

像姑

「像姑」一途（實卽相公二字。與京中歌妓爲姑娘者相似。人以同於仕宦家稱謂。故作此二字以別之。望文知義。亦頗近理。故遵用之。然實非本字本音也。）亦人間風雅事。儻夫實事求是。玷盡人間風月。致涉足於此者。人人以好漁男。色爲疑。此大煞風景。不能不深惡痛絕。於一二作俑之儻夫也。舊時士大夫涉迹花叢。大千例禁。人無可遣興。乃召歌郎入席。爲文酒讌唱之歡。玉裏錦裝。詞兼雅謔。謂全無綺致。未免拘於冷豬頭。然必謂真個銷魂。則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此不敢強作解人者也。遠者無徵。自明清以來。如牧齋芝麓。漁洋梅村。諸先輩詩酒流連。均未嘗不爲王郎傾倒。若秋帆中丞。持狀元夫人。以去動於情感。亦尙無傷大雅。未可與儻奴斷袖同論。光緒中年。京師此風尤盛。寒潭月上。挨戶清歌。當時如五九小朶。瑤卿二麗。諸郎皆翩翩有致。內除二麗。天死於色。外餘均能以善唱名舞扇歌喉。至今想像其時顏色。最麗者有寶姍。其人美秀天成。扮「賣餠餠」。

拾玉鐲」等劇唱做不必甚工而能使人目注神癡其麗可想每出入園市隨而環視者集如蟻羶後聞其人得故舊提攜改節讀書爲人記室下場美滿大足令人稱快者也因此途與戲界相連故因類並及若求箇中况味則讀品花寶鑑一書思已過半近日長安市上爛縵花叢達官貴人浪游無禁此途雖不改革恐亦無人問津聞其人已立約合羣相率罷業專主鬻技不復以色事人改而能良斯亦快事因說開元舊事偶一陳述殊惘然也

女伶

「女伶」遠祖燕舞環歌皆堪指數歷史中傳者甚夥可毋詳徵求之近三百年當以玉峯歌妓陳圓圓爲此中第一陳本伶界故石頭記中以香菱爲比而居之梨香院中梨香院隱指梨園之義後爲諸女伶所棲止其意可知傳記中言圓圓爲李自成唱崑曲李不勝其柔細而自唱秦腔殿下皆呼萬歲以是知陳善扮唱非妓實伶不僅能琵琶工小調已也傳者謂其色甲天下之色聲甲天下之聲

見圓圓傳。則當時鼎鼎盛名。豈後來所可比擬。無怪其聯翩宮闈。一入明思宗宮。再入李自成宮。終於吳三桂宮中。其人際遇亦自不凡。動關種族之興亡也。三桂因圓圓沖冠一怒。乃借清兵。其人有關世變。非尋常比。數女伶者。自當以圓圓爲歷史中必不可沒之人物。外此則眉樓顧夫人扮「燕子箋」一劇。亦舉國若狂。千載難遇。李麗貞教女香君學歌。蘇崑生輩復爲之按腔譜節。遂亦名蓋南都。聲動朝列。其人其事均非今女伶輩所能沐唾一沫拾履一塵者也。今之女伶。不過以淫穢悅人。次則以奇腔惑衆。求其實挾有技者。十無一人。京師舊無此流。近歲乃開禁網。特立獨出者。鮮有所聞。津滬遼鄂女伶最多。而稱名亦少。津中「貼」界。以楊翠喜爲最著。蓋亦浪得虛聲者。以親貴垂青。經臺垣一疏。此人遂傳不朽。至有專書狀其事。幸何如者。然不知其事實。誣也。楊貌平平。惟身長玉立。登臺有弱柳迎風之致。故觀者重之。其唱不佳。「說白」亦僅能平穩。本文安土著。與母鬻技津門。居常不與人往還。尙守伶界清律。鹺商王姓者。其行次五。

忘其名。大腹多資。頗好漁色。夤緣得近楊側。揮霍甚殷。初亦無交。定以三千金貯之金屋。乃得入港。事定適有某親貴至津。觀之而善。以佳人難得爲歎。傳至楊耳。恐入侯門。遂急踐王賈之約。得半價後。其母挾以返里。料量田宅而歸。王遣人伴之。雖來往過都。實未駐足。更無入府復出之事。回津後。卽歸王氏。每梨園演劇時。與王氏諸姬往觀。人多識者。其事首尾。有友人曾親見。親聞。始終在事。甚以入邸之說爲訝。予亦聞之在先。故確知其誤。古今莫須有之獄。不必盡出權奸士大夫。勵節好名。如元祐東林諸賢。動輒加人。以不肖其下流。歸惡。亦未必着着無枉也。翠喜以一常貼。且已適人。忽焉衆口紛傳。名滿天下。幸亦不幸。不幸亦幸。人之升沈毀譽。寧有定耶。設非代異時殊。斷不敢顯著而出。然與友私議竊笑者。有年矣。袁隨園居千載下。猶爲玉環辨冤。况美人並時。豈敢知而任誤。楊家姊妹好遭人議。豈亦其家風使然哉。噫嘻。枉矣。翠喜之外。王克琴亦以技名。惟喉音過尖。唱頗刺耳。又其人多怒。往往臺上詈人。均齷齪有市井氣。特尙能京語。較津音略佳。演

「雙釘計」等劇兇燄大張習與性合亦爲得意之作其他如「翠屏山」如「梵王宮」如「浣花溪」或尙「做工」或尙「態度」或尙「口齒」均能近似然欲以名家則尙遠也克琴之外金月梅最佳以晉人而久居南方故柔媚如蘇杭佳麗其於戲用心甚至每扮一脚必有一揣摩或貞或淫或悲或喜或賢妻慈母或靜女妖姬傳意傳神惟妙惟肖大抵尤以悲惋有情致者爲最得手其人識字能閱小說往往自排新戲均能動人如演「占花魁」中之花魁「怒沉百寶箱」中之杜十娘抑鬱牢騷儼同實事初本名於海上一時名士頗有癖而欲納之者惟其人有戲癖悲歡一發於戲故揣摩能工人家金屋中久居輒厭必登臺乃暢其意故後嫁伶李長山致富數十萬金蟄居津門母喪後亦不復出女界以做工勝者惟此一人惟「做戲」過近人情「口白」亦流走太過似真非戲似新戲非舊戲於戲界究爲別派講規繩尺寸又或不逮楊王矣此外「花旦」甚多如小桃如小靈芝皆矯異於衆者惟一意流蕩匪我思存且小桃作津遼

土音。每句後好曳長聲。以掩蓋之。而適形其劣。津中似此類者比比。流毒無窮。靈芝本鎮江人。而操京音尙熟。且能以武技柔術取勝。能演「大劈棺」「紅梅閣」等劇。爲老十三旦。一流花柳之軀。能任翻跌。亦稱不易。餘固無可稱也。女伶以扮「貼」爲正宗。其他皆萬難討好。而風氣所重。故扮「老生」「武生」者亦不乏人。其錚然負時重名者。「老生」以小蘭英恩曉峯爲最。「武生」以何翠寶趙紫雲爲最。曉峰喉過尖狹。好出奇腔。蘭英自命大方。略無筋節。然衆中選將。舍此益無可言。趙紫雲魁然丈夫。行動無婦女忸怩態。尙可節取。然「唱」「做」皆無源之水。汜濫無歸。雖欲美之。而苦無可指。女伶扮「武生」最善者。何翠寶庶幾其足稱乎。翠寶本遼東人。幼質於山東張氏。故隨假父之姓。在津學劇。多經名手指導。頗得竅要。故以張翠寶名。其唱「拿高登」「盜御馬」等劇。一身段。「步法」「說白」「字音」及刀劍揮舞起止節拍。靡不精審。在津經彥衡陳氏諸人教授。故唱亦頗得正傳。於「翠屏山」中唱石秀「進門來」一枝。

直造譚氏之室而舞刀各式亦具有法門扮「獨木關」之病夫唱做皆深得黃月山餘味取法乎上非僅僅效李吉瑞已也「化裝」後英挺如美丈夫周身精神灌注即在男伶界亦表表者設非夙識直不知烏之雌雄年十八九時其假父迫令侍寢得貴人之助訟歸本家遂姓何氏何翠寶之名充溢津京人口唯歸宗後無人管束多狎少年喉音漸墜身段亦餒後與淫伶元元紅善元元紅在獄非六千金不能出翠寶鬻身爲山東猾伶董茂卿（卽大嶺子）妾以資贖元元紅奇事奇情亦頗足異歸董後逾年舉一子董以元元紅故不令登臺耳翠寶名者遂無由得見顏色矣此近今女伶故事擇其最上者言之聊示梗概其他專爲秦腔或卑卑不足數者姑付闕如於滬上諸髦（女劇滬上謂之髦兒戲髦蓋髻也昔時婦人拖長髻而作男子冠服致足笑人故有此稱非時彥之謂也）從未寓目妍媸高下類無可言他日消閒當再學少年隨柳也

秦腔

「秦腔」不知始於何時。然以李自成之事證之。則明季已有其興。固在「徽調」以前也。京師昔與徽調分枝。從不相雜。同光之際。以「義順和」「寶盛和」兩部爲最有名。此調有「山陝調」「直隸調」「山東調」「河南調」之分。以陝山爲最純正。故京師重山西班。「義」「寶」兩部皆號稱山陝者也。直東人善唱者。亦必以山陝新到標題。其實化合燕音。苟圖悅耳。趙岳秦瑟雜奏。一堂已非關西大漢之舊響矣。光緒中南皮樞相張文達之萬雅好此音。故春時「團拜」。(同鄉同年聚宴謂之團拜)。「義」「寶」兩部亦得充場。與徽班並駕。從前僅有專園演唱。爲下流所趨。士大夫尠有入顧者。自「玉成班」入京。遂爲徽秦雜奏之始。其時名者。「老生」如元元紅達子紅楊麻子。「徽班」之鑫培。桂芬也。其唱醞釀深醇。「做工」「擡步」亦卓然大方家數。其他「旦」如油糕旦。(兩頰施油過多。故有此號)。金相玉。「小生」如胖小生。「貼」如想九霄。(亦作響九霄。實非正字。蓋其喉不高而貌麗也)。福才子。「貼」兼武旦如

十三日其人皆唱藝並佳才能出衆故盛名易副人無議詞後此變調日多音近
噍殺識者聆音察理已知清社不長矣大抵其音出羽入商意含悲楚轉折層疊
久抑一揚其能唱者如瑤卿弟子小瑤卿（即小寶）專善秦腔唱「女起解」
「大登殿」等戲真能激楚其音娓娓動聽此外則崔靈芝小馬五輩或以做勝
或以歌傳有以異人名非倖致淫伶元元紅亦尙工唱做自是可兒惟後此若小
達子其人「秦腔」已非「徽調」更遠而竟好高躐等欲自進於李吉瑞一流
讀字尙不能分「清濁音」益更何論於「尖團字」唱調尙未嫻乎「山陝韻
」益何論乎「徽漢音」亂世揭竿王侯自位獨怪津滬人士不知何所爲而右
之小達子而有名宜乎「徽調」之爲廣陵散矣達子能事惟與女伶小香水唱
「秦腔」「桑園會」等戲全無繩尺任意調情金鼓管絃盡作低聲若斷若續
若節若束平彈輕拍以備其收煞處急管繁絃之一放近時秦腔名調無出此者
然此亦小香水所長達子僅與作配尙不能有所自剽漫然自高一等欲唱「皮

黃」多見其不知量矣。（如落馬湖飲酒應曰斟上俗伶作滿上已俗達子更呼英雄爲英雍雄飄字不可枚舉曾觀其演此一劇作三日惡等諸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女伶善秦腔者尙多如小蓮芬如劉喜奎如金玉鳳等技皆魯衛可毋深言秦腔俚鄙較多詞益蕪雜且唱時字爲聲掩全不分明其詞句皆刼自伶人從無士夫爲之改削故視「皮黃」更劣如謠歌之與雅頌相去已多若上溯崑腔更如黃鐘瓦缶益難比擬惟入人已深聲雖近鄭而繁響亦有時悅人與皮黃相間爲聲最爲適聽苟有志者爲之通體改良別製詞句似亦改正俗樂中一必不可緩之務也

新戲

新戲古所未有實卽我周秦時代優人所爲也專取說白傳情絕無歌調身段以動合理趣爲貴以事完首止爲佳不嗜歌者視之如真家庭如真社會通塞其境悲喜其情出奇生新足動懷抱是以自東瀛販歸後是處流行感動人心日漸發

達。是。亦。輔。助。教。育。之。一。種。有。其。舉。而。莫。敢。廢。者。也。惟。我。國。開。化。最。早。自。六。朝。以。後。歌。舞。怡。情。故。每。言。戲。必。偏。重。音。樂。美。術。一。途。無。專。以。說。白。扮。演。勝。者。作。者。幼。嘗。入。蜀。記。蜀。人。春。時。好。演。〔捉。劉。氏〕一。劇。卽。〔木。蓮。救。母〕〔陸。殿〕〔滑。油〕之。一。全。本。也。其。劇。自。劉。青。提。初。生。演。起。家。人。瑣。事。色。色。畢。具。未。幾。劉。氏。扶。床。矣。未。幾。劉。氏。及。笄。矣。未。幾。議。媒。議。嫁。矣。自。初。演。至。此。已。逾。十。日。嫁。之。日。一。貼。扮。劉。冠。帔。與。人。家。新。嫁。娘。等。乘。輿。鼓。吹。遍。越。城。村。若。者。爲。新。郎。若。者。爲。親。族。披。紅。著。錦。乘。輿。跨。馬。以。從。過。處。任。人。揭。觀。沿。途。鹵。簿。導。前。多。人。隨。後。凡。風。俗。宜。忌。及。禮。節。威。儀。無。不。與。真。者。無。異。盡。歷。所。宜。路。線。乃。復。登。臺。交。拜。同。牢。亦。事。事。從。俗。其。後。相。夫。生。子。烹。飪。鍼。黹。全。如。閨。人。所。爲。再。後。茹。素。嗒。經。亦。爲。川。婦。迷。信。恆。態。殆。後。子。死。開。齋。死。而。受。刑。地。下。例。以。一。鬼。牽。挽。遍。歷。嫁。時。路。徑。諸。鬼。執。鋼。叉。逐。之。前。擲。後。拋。其。人。以。苦。束。身。任。其。穿。入。以。中。苦。而。不。傷。膚。爲。度。唱。必。匝。月。乃。爲。終。劇。川。人。恃。此。以。祓。不。祥。與。北。京。黃。寺。喇。嘛。每。年。打。鬼。者。同。意。此。劇。雖。亦。有。唱。有。做。而。大。半。以。肖。真。

爲主動與臺下人往還酬酢。嫁時有宴。生子有宴。既死有弔。看戲與作戲人合而爲一。不知孰作孰看。衣裝亦與時無別。此與新戲略同。惟迷信之旨不類耳。可見俗本尙此事。皆從俗裝。又隨時故入人。益深感人。益切視平詞鼓唱。但記言而不記動者。又進一層。具老嫗能解之功。有現身說法之妙。時流趨此。頗具苦心。惟其事究無真功能。再觀輒厭。利於演家庭兒女。不利演國事英雄。宜於扮惡俗現形。不宜扮正人理趣。而且悲劇易勝常事。舉無可觀。多人方能獨脚。萬難成劇。因此種種。在初。剏固一新耳。自然持久。恐難掩聲歌。要而言之。是但得情節一部分之妙而已。然仍離奇爲貴。平板便不悅人。一試偶佳。再來便無定格。以愚見揣想。此仍具戲之半體。而未得其全者也。再進以求改良。我華已立國數千年。未必無一事一節之可取。若歌舞之事。自古爲昭。必規規求合於人。將舊習一筆抹煞。謂音樂美術必無可取於戲。此則作者所躊躇四顧。竊願與時彥靜息一商者也。

改良方法

然則改良方法應何道之從乎曰「新」「舊」「徽」「秦」合一而已其合一之道奈何曰是有三道最初一步以新戲之法改舊戲第二步以舊戲之法入新戲第三步融合新舊兩法特別製爲戲此三道得而戲之學進效力將偉大不可量矣然則以新戲之法改舊戲奈何蓋舊戲入人已深不可驟廢况歌聲動聽足悅性情但情節支離自應潤色劇中應改者多不勝舉非結團體逐戲推敲未易一言而盡姑舉數例以近人最尙之戲明之如「李陵碑」但唱「碰碑」足矣何必「託兆」卽人心所感入夢亦屬恆情（伶界最忌夢字以爲不祥故呼夢爲兆此等迷信亦應刪除）然何必以陰魂出臺啟人迷信花面可唱之戲甚夥卽去此一場亦不足沒其能事此應減者一也入後「取刀」一段無論墜水墮澗舉無不可何必託之山神卽預示死期（內有老羊死去等詞）亦不妨姑從牧羊人口中無意道出令公聞而心動似較鬼神來告稍覺近情此應改者又一也又如「洪羊洞」中六郎（宋史本有六郎之稱）化虎受箭或其生有自來亦

不須遇事爭較。惟自口中道出即可。不必先演八千歲射虎一段。以實之。入後彌留之際。亦不必扮令公焦孟諸魂。但口中謔語迷離。仍用舊唱可也。此應增應減者。又其一也。凡此者皆輕而易舉。但定一公例。少事刪汰。便能入理不連貫處。或增一段。或增一場。俾漸入文明。又助以新戲之布景。固已豁然改觀矣。是改良之道一。以舊戲之法入新戲。奈何。此亦易易。擇舊戲中最足悅人之劇。又情節詞調均勝。或業經改製者。取數十齣。卽用劇中「戲迷傳」「十八址」「思志誠」「洛陽橋」等劇之法。俾「生」「旦」「淨」「末」連劇遞登。而先用新戲之法。扮一家庭。或一團體。稍安插瑣屑情事。無論爲婚誕爲湯餅。或釀金召演菊部。或主人獨設音樽於臺隅。置筵讓中演劇。唱者自唱。觀者自觀。兩不相浼。新舊畢舉。此外或攜兒伴婦。聯翩出遊。逕入舞臺。坐而觀劇。雜以看戲人閒情瑣事。唯意所之。真假並陳。無不能於戲中作戲。甚或卽用「思志誠」之法。扮爲妓席。坐而按歌。亦無不可。如此則新劇之中。漸有舊劇矣。是改良之道二。其融合新舊兩

法特製爲戲奈何。此須就歷史中先取事實。必曲折繁密。新奇悅人。而又足資法戒者。選數十事。分定場面（新舊兩法均同）。編製歌詞。特備衣裝。多增布景。每劇長者或三五日終一事。短或一日能終二三事。其中「皮黃」「崑弋」「秦腔」「時調」無妨全採。分場互用。但能情節逼真。聲調入妙。而又有雅詞麗景。無慮人之不源源來也。史劇專備一門。其他如當時新聞。大獄。各國異俗。奇情。甚至國恥紀念。皆可編演入戲。動人觀感。其用當不在俾斯麥之小學教科下也。惟是新戲過平。舊戲過腐。揉和採擇。初步甚難。拙見金鼓必不可無。劍戟亦不可少。有時始用庶幾宜古宜今。而庭野以布景爲憑。起閉以幃幕爲用。此則必從新劇者。至於出入散整。因事爲之。不拘一例。方能適合。此分定場面之說也。美術既入人心。則戲以歌唱爲之。自應有事不必定戲中作戲也。凡新製之戲。或喜時放歌。或憂時作嘯。隨時奏技。皆可編製新詞。不必過雅。過文宜稍留皮黃舊套。但報名唱引。或竟刪除。亦無不可。唱主簡少。而必不可無。唱時則和以管絃。他或陣戰用金。

鼓或遊行用金鼓餘時不用戲本遊戲卽稍不類真事似亦無傷能如崑曲之近情不俗已上乘矣此編製歌詞之說也戲中扮古人則古衣裝扮今人則今衣裝此不待言者專從舊戲則過腐專從新戲又過簡必兩者兼備方爲適宜但使文不過華雅不過質斯已可矣惟舊戲「淨」雖盛夏必擁厚絮「貼」雖隆冬必僅裕衣凍熾其躬殆非人道扮戲以肖真爲主豈古人皆冬不裘而夏不葛耶特梨園儉陋以一衣適中故僅備一襲相傳旣久遂若準繩規矩之不可違雖有衣裳而不敢曳婁故有熱「不死花臉」「凍不死小旦」之諺其實無所取意扮胡人必施狐尾何不可裘扮「小生」「恆戴」「羅巾」何不可葛最妙團體中僅備單棉兩襲其餘任人自製力裕則充外飾無力則備衷衣袍蟒頭盔冠帔裙襖視新製之戲應用何等一一加以考索仿式另製若舊戲一廢古衣冠直不知爲何形不及今圖之後將仿無可仿雖求之博物院而不得矣此特製衣裝之說也戲中切末新舊劇皆有如橋亭花樹繪壁之外自應別製專件以備挪移最好製

爲轉臺。俾路可徐紆而行。屋可堂室。遞入而且立。屏樹鏡在所必需。以隔以分。一臺可分二用。其他種種什器種種動植之物亦應因戲爲之。惟鬼面龍頭人所罕觀。歸於天演劣敗信乎其宜。此多增布景之說也。是改良之道三。如此兼收並蓄。汰腐存精。雖男女風情不能無而溱洧則勢所必禁。雖技擊捕戰不可少而菑蒲則理所當除。其餘迷信鬼神鋪張演義引人入誤均合更新總之水滸西廂必杜必絕其餘白裘三國擇雅微存有觀感陶淑之功能無敗俗傷風之流弊。因時爲用與古維新行見元音太和風氣亦蒸蒸日上矣。是非學者之任而孰任哉。合演改良而戲之道亦盡於是矣。癡人說夢敢告司坊。

梁國佳話





5
5.7